

遍宮謠

朱光正編著

南京交通服務社全體員工
仁先生競選副總統特備專車免收票
民大會堂投票啓事



廣播新聞社發行

南京交通服務社總經理朱光

要目

- 為逼宮謠給讀者一封信……………一
- 國大代表為民衆做了些什麼？……………三
- 人民為什麼要擁護李宗仁？……………五
- 盼李氏勿違背民意速向惡勢力宣戰……………六
- 李宗仁將來是否對得起元首？對得起人民？……………七
- 副總統競選浪潮的回憶……………九
- 交通服務社擁李十二條的啓事……………一五—一七
- 反人民倒李的逼宮傳單：李宗仁競選內幕……………二二—二四
- 李宗仁屈于謠言……………二五
- 中央日報的號外——誣蔑交通服務社的啓事是造成國大的休會
和副總統棄選的主因……………三〇
- 如此權威，如此報紙……………三九
- 招待新聞界我的書面聲明……………四五—四八

| | |
|------------------|-------|
| 選舉李宗仁就是共產黨嗎 | 四九 |
| 各報特寫——啟事與號外的糾紛 | 五〇—五七 |
| 民青兩黨對副總統競選的看法 | 五八 |
| 李程組織新政團 | 六二 |
| 我為甚麼要脫離國民黨 | 六八 |
| 民意戰勝了官僚 | 七二 |
| 李宗仁當選後一般的反應 | 七六—八二 |
| 以蘇黃兩先生的來信答復一般的來函 | 八九—九二 |
| 盼蔣大總統用新人行新政 | 九三 |
| 向李副總統進一言 | 九五 |
| 李宗仁會逼宮嗎 | 九七 |

為「逼宮謠」給讀者一封信

親愛的讀者：

諸君手握此冊時，或者會猜想，著者爲什麼作這本書，是受人所指使的呢？還是有什麼政治背景呢？這都不是。而是受着時代的反應，是人民反官僚的一段有歷史性的必然過程，同時也是中國當前黑暗政治促成的縮影。我們不能認爲這是個人問題，是多數具有正義感的人要求政治革新的呼聲！

腐敗政治所造成的今天的社會，它的現狀，是黑白不明，邪正倒置，使多少有正義感的人們，不但無從發揮天性，反要受屈和被害！

爲着伸張正義，爲着作時代的先鋒，我們要以一己的犧牲來換取大眾的福利，所以公開地大膽的對大眾說話。放在眼前的事實，便是人民不剷除官僚，官僚要吮盡人民的血液；人民本身不圖自救，便祇有坐待危亡。我也是被害的人民之一，所以不能不以我的熱血，來力爭人類的正義。

我個人雖渺小，但以我的心存着正義，所以常覺是以自慰，爲着要做一個人民痛苦的發言者，人家不敢說的話，我都敢說，我更自信我現在和將來，都能以堅忍不拔的精神，來貫徹我的正義的主張。

這一次的副總統競選，我秉着正義和志願，會大膽的建議當局。這本是民主國家人民的意志表示，本不算什麼了不起的大事，不料少數頑固份子，借題發揮，加我以種種「革須有」的罪狀，致幾乎鬧成滔天大禍，個人受了不少難言苦痛和種種犧牲，但我並不以此而改變我的意志，我仍照我原來的志願去做。古人有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我對正義感服役亦如此，其成功與否在所不計！

爲了「逼宮謠」行將問世，所以我不能不把我自己的本意忠實的寫在下面，公開獻給讀者諸君。

「逼宮論」的由來，是根據人民正義呼聲的啓事所反映，當時會因此使一般頑固份子驚惶失措，結果是正義勝利了，官僚向人民作第一次的屈膝，這是說：中國的自由，是需要中國人民自己來爭取。

親愛的讀者：我編著這本冊子的目的，是要為一般正義受屈的人們鑒別是非，因為是非不分，往往會使熱心正義者感覺消極，為着挽救整個沉淪民族，我們須要積極團結行使我們應有的主人職權，我們要以正義的血來擁護好人，打擊壞人，爭回我們從前被剝奪的權利！

卅七年五月九日夜于南京交通服務社

我對國民大會的觀感

國大代表為民衆做了些什麼？

第一屆國民大會，於卅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在首都國民大會堂揭幕，會羣英於一堂，創行憲的初步，是月間余因割治腹膜炎就診於中央醫院，未能前往旁觀，一視盛況，深覺遺憾！前吳稚老談話：「看好戲不要錢，座位又舒服」至今思之，殊感可惜！

此次大會之主要任務，為選舉總統副總統。蔣主席衆望所歸，中國第一屆大總統除他以外，別無第二人可能滿足民意，所以他當然榮膺總統；至於副總統一職，不僅為大會最主要而緊張的課題，且也為各方角逐之目標。

大會開支每日達百五十億，這尙是經核定的數字；至無形支出更難以統計，在國庫空虛，民困已極的今日，傾空國力為一副總統的選舉，倘不能選出一真正民意寄託者，則國代諸公將何以對四億五千萬之人民？

憶在大會期間，如主席團推選的重重糾紛，東北代表呼籲國是，台灣代表哭泣陳詞，真正民意代表因不得列席會議，或絕食，或陳棺，或逐日請願奔走於會內會外，種種奇形怪事，想到愈增痛心，余為平民，感覺如此，不知當日的代表是否亦有同感？

今國大已閉幕，聞有一部份代表諸公為表達民間隱痛，會不惜於會場大聲疾呼，此正義感提案，現也為政府束之高閣，代表諸公今已榮歸矣，所帶回桑梓者，並非選民朝夕期望拯救地方的良果，乃政府給予代表們個人簡任一級的官銜，這是國大一部分代表所留給人民的豐功偉績，其使余不忘者，惟總統副總統產生的一幕緊張場面也。

中國當前的兩面危機

中國國勢的危急，莫過於今日：一面是中共背叛國家，祇圖一意推翻政府，盡情破壞，因之戰禍遍地，死傷枕籍，哀鴻滿目，人民轉乎溝壑。一面是豪門、官僚、貪吏、奸商乘機作祟，政府內在的反革命，反民主派系集團橫行無忌，使創傷未復的中國人民再遭受殘酷的剝削，兼以經濟枯竭，物價狂漲，民族危機，日甚一日，中樞改善無方，管理乏力，使人民陷入十八層地獄，多苦多難可說遠于頂點而無以復加。

今天中國政治的腐敗，很明顯的是在走上明末時代的舊路子。在這現狀下，忠實的老百姓是多麼盼望能有一個具有真正革新的人物來佐理元首，改善國事，藉使受難已久的人民得有片刻的喘息和復甦機會，此次參加競選副總統的李宗仁先生雖並不是一服靈丹妙藥，他一個人也不一定把國家能治得怎祥好，但是人民於此萬分不得已現況下，總認為政府的大員應當換一換，多少要比較讓這般顯然無法挽救危機的那些人物久遠懸棧強些。

以此次民衆擁護李宗仁競選的熱烈情緒，足見是非尚存人心，過去政府所標榜的政治革新，識者譏為打麻將換方位，左換右調，結果仍為張三李四，充份暴露政治人才缺乏，繼事無人，而一般有能有為與國民黨中的派系無深切關係者，反處處受打擊，受摧殘，今天國民黨所領導之政治，是依然在向反時代控制的道路上走，凡能服從的官僚，政府即可寄予以重任，其人的賢能皆不去計較，今日上自各部院會，下至地方保甲，作風如出一轍；以此作風舉出之人員，來處理國事，國事焉能不一塌糊塗？今天的政治，不但是腐化，而且已入惡化，在這樣的現況下，苦難是深深地加在人民的身上，他們內心焉能不在打算？

此次競選副總統的幾人中，政府支持誰？在朝在野的人們都是非常清楚的，李氏此次競選，受打

擊受挫折，原是吾人意料中之事，設非民意熱潮爲其後盾，則今日副總統究屬何人，誠難斷言。

人民為什麼要擁護李宗仁？

李氏競選今已成功，其成功的原因非其宣傳方式的巧妙，亦非宴客招待的殷勤，所以促成他的重要原因，是因他個人尙能說實話做實事；再因北伐成功以來，李氏接近中樞機會較少，故未十足燻染官僚的腐化習氣，人民鑒於他已往的對國家熱情，極希望其此後能在中樞繼續其一貫的毅力。

一般官僚，每遇競選或類似場合中，都高唱「我乃平民出身，並如何如何洞悉民間疾苦」或曰：「我實際從生活中苦幹了多少年，對國家社會具有改進的決心和經驗，」但一旦上了台，政權在握，則一變而謂：「我乃世家子弟，書香之後，先父爲一代顯要，服官多年。」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人民信其宣傳，受其欺騙而入其彀中者，不一而足，所以此次選舉，表示民意已稍稍發抑其自主的精神。古語云：「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當今民主行憲的時候，吾人不可不問被選人的出身，是官僚，是豪門，應當給予打擊；有真才，能實幹，當應赤誠擁護其競選成功，蓋今日水深火熱的人民，已如一葉孤舟，處於驚濤駭浪之中，誰能挽救我們這垂危的國家。誰即能獲人民之擁戴！

我對李副總統的期待！

李氏上台了，人民欣喜之餘，尤在就心。就心他是不是和其他官僚一樣？當前的惡化政治，他是否能積極的去幹，和競選時同樣的勇氣來求革新之實現？人民鑒於過去不少具有能幹的人才，一入官場，登坐寶座，即近墨而黑，所謂革新者，不過企圖達成某項目的的手段而已，今天的官僚政治，使一些具有天才作爲的人，處處遭遇無情的打擊，因而使他們灰心冷志，你要革新，他要保守；你要

正義，他要誣你爲共產黨；派系對立，相互掣肘。請問李先生，你能不能秉承你過去的苦幹精神，來應付此後種種難題？

我們的元首蔣大總統，多年的爲國奮鬥，何嘗不是天天在求革新，可是今天的革新，收效果如何呢？這不是元首不革新，而是元首左右的一般人對國家對人民太不忠誠，本來一個國家的大事，不是單靠一個元首可以把他治好的；是需要多數具有赤誠爲國的人來輔助元首才可以，我敢武斷的說：今天元首是在被不少假革命份子欺騙着，他所聽到的是不實的報告，他看見的是粉飾太平的計劃書，真正民間的痛苦以及下級幹部的艱困和遭遇，在這些計劃書和報告上是不易見到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人民是怎樣希望元首左右能換上一些好人，希望換上的人能站在人民和國家的立場，能公而忘私，不避權勢，不惜犧牲，能向元首直陳人民的痛苦，幫助元首作真正的革新工作，對元首固應誠，對人民更要忠，這個理想人選，人民是很希望李氏能夠做到。

盼李氏勿違背民意，速向惡勢力宣戰！

民意不可違，今天的中國人民在飽受重重壓迫之餘，他們現在已經初步的覺悟了，嗣後假民主將要由民意的怒潮而淘汰的；今雖仍有不少頑固的份子尚在夢想着如何擴充他們的派系力量，來壓制民意，但這終是要失敗的，因爲現時代的民意是不容再欺騙和壓制了。

李氏競選時發表他的抱負和主張，人民都熟讀過了，四億五千萬人的雙眼現在向李氏集中，他以後是否能實現他的主張？是否能在政治上成功他的抱負？這就要看他當選後怎樣去做。

爲着國家和民族的前途，爲着擁護李氏之赤忱，吾人對李氏不得不秉着春秋責帥的正義，對李氏有所苛求，現在是革新的時期了，這不是少數人的要求，而是廣大民衆衷心的願望，得民心難，失民心

則易：「民猶水也，水能載舟，水亦能覆舟！」從此次競選看民意，李先生當較吾人鑒別更深，在輔佐大總統和拯救人民的原則下，李先生：你鼓起勇氣吧！用你北伐時代的朝氣和精神，來排除反革命的集團，解決中共的叛亂，所有豪門、貪污、官僚、奸商，這些都是人民的仇敵，千萬不可放過他們，更不可對他們作絲毫的妥協，惟一的辦法，祇有殺殺殺，辦辦辦！

李先生：是時候了，從速以最大勇氣和最大決心，大胆地憑天良來幹你的吧；革新不是唱高調，今天的人民也再不願聽高調的聲音，前面固然是荆棘遍佈，但祇要你是為國為民，人民願為你永久的後盾！

什麼是李宗仁的重擔？

他將來是否對得起元首？對得起人民？

李氏在競選時間，不少頑固份子盡量予以打擊，予以中傷，今夜是項壓力，短期間常有增而無減，甚或將有較李氏競選時更惡毒更厲害的中傷流言，使李氏處處感覺掣肘，使李氏不得不前顧後慮，吾人為使李氏本人不因謠言而畏縮，特就李氏是否取得元首之信任，和李氏將來能否對得起人民，二點作如下之釋明：

古今豪傑英雄，其所以能得成不朽之業，即在能識人與被人識，此次李氏之競選，如無元首光明磊落之協助，則難有美滿之成功，過去元首與李氏並無成見，縱或有之，亦已經此一選舉而冰釋。

元首蔣公之開明的政治襟度，有勝於古代之桓公與今世之羅斯福總統，桓公之重用管仲有鮑叔之荐，羅斯福的提名威爾基為副總統，因無國內任何黨派之牽制，今日我們的元首則不然，既無如鮑叔者為李氏進言力說（即所有亦僅為弱小人民之呼聲）而能開誠協贊李氏之競選，內在有強有力之派系

不同意李氏出任副總統，竟能乾綱獨斷，在如此紛亂之局面中，元首竟使競選條件不足之李氏，（此不足乃指李氏在中樞人事不及他人之足而言）終獲成功，於此可見元首蔣公之偉大，實亘古第一人！元首既支持李氏於前，必能信任李氏於後，今日之李氏，惟有對元首感激圖報，將不惜殞首粉身，效忠知己，其心理上所不能且夕忘懷者，爲如何上報元首的知遇，嗣後元首信賴李氏，也必因李氏忠貞與日俱增，決非謬語諛言「加官」「逼宮」「造反」等等所能離間，所能中傷！

此次李氏競選，各地人民希望李氏當選的熱烈情緒，除對元首外，惟李氏一人，民衆內心擁護愈烈，愈足反映今日中國惡勢力存在之深，人民受苦已久矣！在官官相護下，在下情不能上達下，既不敢怒，復不敢言，坐使奸吏橫行，日甚一日，法律既缺乏保障，檢舉即先獲罪，李氏既爲全民赤誠擁護，自應對當前的惡化政治大刀闊斧地來披荆斬棘，摧毀靡濇，爲民造福。上報元首推成寄託，下慰人民熱情愛戴，素仰李氏爲民心切，必不因任何困難而改變初衷，企予望旃！

副總統競選浪潮的回憶

副總統競選期間，余激於愛領袖愛國家之熱忱，深以今日之國是，倘無具有一民主作風之副總統輔佐元首，則國是愈形紛亂，而日理萬幾之元首精神上亦愈感痛苦，爰提具事實理由愚見十二點，敬告國代諸公，以平民身份，擁護李宗仁先生競選副總統，自問心實坦白，意屬純潔，且李宗仁先生與余素無半面之緣，但思有助於為國求賢，當為人所同情而不致啟人疑竇也。詎料是項啟事於四月二十三日在南京新民報發出後，即遭反李者所痛嫉，因而揚波助瀾，發生嚴重糾紛，代表政府言論之中央日報，竟於同月廿五日特出號外曲解本人啟事，且斷章取義，故弄是非，致使人心惶恐，而國民黨某權威人士亦公開強調副總統之棄選與國大之休會乃此一啟事所引起；更有過於敏感之頑固份子，惡意中傷，指民間對此次所持之正義關係共匪之宣傳。嗚呼！人心日下，社會遍黑，誰信今日尚有真正之正義？更誰信民間仍有不避強勢不計利害之人民，敢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言者！是以謠傳此一啟事為余受人利用，余當時尚在割治腹膜炎創口未愈期間，外受謠言之指責，內為交通服務社少數股東因恐慌如大禍之將臨，而引起之不安，一般平日接近之友好，亦代為疑懼，謂不測之禍將加於余一身，不速之客紛紛光臨，新聞界先生羣相下問，而恐嚇性流言尤不斷而來，處此情況下，深感正義之不易為，愈加深余久病之痛苦！

黑暗之政治，使多少熱血正義之青年，言則獲罪，使多少奔願為國犧牲之志士，遭遇摧殘及誣蔑，中央日報倘果為代表政府之發言，則政府高唱民主，而民主之意義何在？國民黨如愛護黨員之為國為民，則某權威人士之所示，能不使黨員聞之而寒心？今事雖過去，憶之猶深感痛心！半月來深荷各方人士之關注，爰記經過回憶，以為關心者告。

今日派系之爲惡，使政治形成黑白不分，邪正不辨，能強指民間正當之呼聲爲惡意，可亂誣善良純潔之青年爲刁頑，甚或處心積慮，對正義者暗加傷害，身爲今日中國之平民，能不使有血有識者掩面痛哭耶？

以下是我的幾篇日記、特載出以說明在那幾天中副總統競選的動態及我的遭遇和感觸

四月廿一日 人民願為民主犧牲

自四月十日後，各副總統候選人之競選團體，已作積極性之活動，若干報紙之宣傳文字，使讀者亦一目了然誰擁護誰。

新聞自由，當非任意報道，有聞必錄，想亦兼顧黑白是非，今天有不少有政治背景的報紙，是在做反人民反政府的工作，副總統競選，狼顯明地有幾家報紙是超過了新聞報導的界限，造成不少令人不愉快的事實。

余久病未愈，總統競選（十九）日始力疾至交通服務社辦公，此一受盡摧殘之民營事業，慘淡維持了三年，經過種切，誠不堪回首，此次國大開會，本社除於三月間受大會交通組特約車輛一部份外，余曾飭知社内同仁，任何方面如包多數車輛者，未經余核准，一律不得包出，當時同仁不解何故？問余用意之所在，乃明告彼等，因鑒於南京上海各大都市過去地方之競選情形，交通工具關係甚大，為着擁護我們內心所崇敬的人，車輛暫停包出，將來競選緊張時，對李先生或不無小助，各同仁始以為然。

南京市交通工具素感缺乏，大會期間尤屬顯著，家家汽車行無不利市三倍，門市營業更形繁忙，獨本社車輛未全部包出，並非無生意可做，所以留社控制者，乃冀對民主選舉能略盡一點義務也。本社車輛，雖屬散漫車主之集合，社方僅為車主作業務上之接洽，而車主能鑒及社方之苦心，願為社方

作民主義務之競爭，亦令人有以自慰，助李之力雖小，而發揮正義則甚大，蓋人民爲民主犧牲，希能激起代表之同情而爲人民投此神聖之一票也。

四月廿二日 為着愛戴元首，我們更要擁護李宗仁競

選

我們的元首蔣主席自北伐，建軍、抗戰勝利，以及今天的戡亂，爲國爲民，數十年如一日，不但日理萬機，而且片刻無暇，兼以元首左右真能幹的人實在太少，使元首精神上顯得太過份的操勞。

民間的疾苦，貪污的橫行，豪門資本的爲惡，派系內在的鬥爭，使元首很難見聞不遺，這不能認爲是元首之過失，而該受國法懲治的是一些可惡的官僚，他們的技倆是把國家粉飾得「有美皆備」，把一切造成「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的小朝廷，凡正義之言，一筆抹煞，有時任意詆爲是受共產黨的宣傳，把共產黨的勢力估計得如太上之君，實際他們這班官僚本身就在爲共產黨做宣傳工具，並在製造人民「心理上的共產黨」。

顯明的事實放在眼前，今天中國的現局，需要一個具有正義而公忠體國敢言敢爲的人來輔佐我們的元首。

此次六位副總統競選人，各有各的資望，人人都有作副總統的才幹，但是在戡亂的今天，在國家一切惡化的現況下，我認爲李宗仁爲最適宜的人選。

由於過去一些官僚不負責不兌現的空言，使今天的人民再不敢相信他們所發表的言論，此次六位副總統競選人堂皇的演說，美妙的談話，各具特色，惜乎今日人民已不重視任何人口頭上之高論，什

麼資深望重，豐功偉烈，皆不能成爲今日競選之宣傳資料，也不能以此取得人民之信仰，蓋資深雖深，但對今日之國家缺乏熱忱，缺乏勇氣，甚至祇圖一己之私，忘却國家民族的利益，其資縱深，何能孚衆望？位縱尊，何能與人民發生關係？事實是一面鏡子，老百姓已早看得清清楚楚。

李宗仁過去作官，空論甚少，也就是說他對賣膏藥的工夫尙沒有學好，今天他競選副總統的主張，所以能喚起全國同胞之同情與支援者，不是他的官名深入人心，也不是他此次競選的宣傳工作做得好，而是他的主張尙未被民衆認爲是一種宣傳。說實話，幹實事，過去的奮鬥，今日的作風，使民衆對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四月十二日李氏在廣西大學旅京校友會的演講，其詞語之懇摯，更留給人民對他進一步的認識，茲摘錄是日演詞如下：

「廣西大學係艱難困苦之中創立長成，但未能達到理想的程度，李氏繼述及廣西對北伐抗戰諸役中之貢獻，「九一八」事變之後，本人首倡焦土抗戰之論，廣西在抗戰開始即毫無保留的將一切人力物力與軍事工業全部呈繳中央，尤爲國人所週知之事實。關於今後中國問題，李氏認定應以軍事爲治標，以政治，經濟之改革爲治本，并謂此項改革必須從中央做起，因此中央負責者不僅應具有改革之決心，更應有正確適宜之方案，本人參加副總統競選之動機，一爲倡導民主風氣，同時爲基於對國家之責任感，願以個人三十餘年從事軍政工作之經驗，輔助元首，由中央着手來從事澈底之改革，本人如能獲選副總統，即願作爲人民與政府之橋樑，使各方面之意見能轉達元首，以供採擇。抗戰以後，豪門資本乘機崛起，積成巨富，使中國社會由大貧小貧之分，變爲貧者益貧，富者愈富之現象，故今天非清算豪門資本，不足以平民憤，不足以表示政府改革經濟之決心。」（南京各報）

這是他內心的抱負，人民也希望當前的政治能有這樣革新的一天，各地舉行的民意測驗，都深切盼望他能當選，使他有展抱負的機會來解除人民的枷鎖，可是直接投票的不是人民，而是所謂人民產

生的代表，其實有不少代表，是代表着他們另有其人的主張，還有一些代表在懷疑究竟主席希望誰來當選？黨團爲什麼要支持誰？這一個疑竇，使競選人的宣傳活動，頗難抓住代表們的心理，也因為這種種關係，失去了競選人請客宣傳的作用。

當前的腐化政治，稍具有頭腦的人，都認爲如果人事制度再不加以澈底的變更，則中國祇有走上滅亡的一途，挽救之道，唯有剷除派系和官僚，重新樹立人才政治，始能把已經失去廣大的民心收回，副總統關係國族前途至大，他不但輔佐元首，而要作人民的橋樑，還要準備爲大總統代行職權，這一個副總統假使距離人民的理想太遠，則其後果誠難斷言，今日多難的國家，不應再拿人民的血汗來開玩笑，更不應以民命來作爲無代價的試驗的犧牲品！

今天的社會，普遍存在着不光明的投機心理，有些代表們也是這樣，對幾位擁有大量選票的副總統候選人，持着一張選票討好幾方面的辦法。意思是說：不論那一個成功，將來都可以接近接近，這種騎牆派而無中心思想的人，我生平極反對。

明天就是副總統正式開始競選的日子，爲着堅定代表們心理上的信仰，爲着鼓起民意的熱潮，同時表達真正民意之所趨，我願爲李先生做一點正義上的幫忙，我所主持的交通服務社和建業廣播電台，一方面準備了明天免費的車輛，一方面作義務上的廣播，凡是欲投李宗仁先生一票的代表，打電話給交通服務社即可專派轎車迎送至國大會堂，我擬具了十二點理由，提供了應當擁護李宗仁和他有當選可能的理由，以人民的立場，說明蔣主席的開明風度及應使李宗仁競選的成功，特爲國代諸公告的啓事擬好了以後，看了好幾遍，總覺得不够刺激，因爲今天不少的政治麻木者，是需要給他們鋒利的刺刀，這啓事原擬送各報登載，因刊費太大，自己無力支出，結果祇送了南京新民報一家，另送給評論日報一份，希望該報能免費登出，是因聞這一張報紙，爲李選團盡了不少的宣傳努力。

爲使這工作能奏效，廿二日的下午，我通知本社的車主，將所有車輛一律限於廿三日上午六時前集中社內，聽候調遣，本日下午整個訂車業務一律停止。恐影響了明日車輛之調派，一面並派人至各汽車行接洽租車，希望能擁有大量的車輛，原啓事是這樣的，茲照抄在下面：

「南京交通服務社全體員工以平民身份至誠擁護李宗仁先生競選副總統特備專車免費迎送國大代表至國民大會堂投票啓事」

本社員工暨總經理朱光正與李宗仁先生素昧平生間接直接毫無關係頃鑒於李先生對國家民族確具熱忱與一般徒託空言之官僚政客絕不相同以當前國勢論確爲最合條件人選爰激於愛國熱忱爲國家前途利益計願以至誠擁護李宗仁先生競選茲述理由數點爲國大代表 諸公告

一、有人認爲大總統蔣公與李先生曾有一度因政見不同，難免彼此心理不相調和，蔣公或因而不能支持李氏，此乃愚人之見，蓋今日之蔣大總統，決非蔣中正個人之總統，乃四億五千萬人之總代表，蔣公向以國爲重，早爲國人所共知，倘無開明之政治風度與選賢任能之魄力，焉能榮膺此選，古之桓公，與管仲本有仇隙，而桓公因鑒管仲具有真才乃特重用，成霸諸侯，一匡天下，近世如羅斯福總統當選，而提名其反對者威爾基爲副總統，此皆具有遠見之大政治家，我蔣公兼而有之，吾人敢以國民立場，保證蔣公決無此種成見。

二、豪門官僚爲今日四億五千萬人之仇敵，今日之競選副總統人中，何爲代表官僚？何爲代表豪門。諸代表知之極詳，望爲兆民着想，勿爲情感左右，勿辜負人民所托，及期望之殷，慎重此神聖一

票。

三、今日蔣公深受羣宵之包圍，而無一人敢力排衆議直陳說項，襄佐蔣公完成其一生未成之大業，此次競選人中，除李先生外恐無第二人具有此項魄力與勇氣。

四、李先生過去之治理廣西，在中央甚少協助下，使貧瘠著稱之桂省，而躍爲模範之區，北伐、剿匪、抗戰初期之台兒莊勝利，及中期、後期、之忠誠爲國，現在所主持之北平行轅，處理學潮，保衛地方，皆兼有軍人豪爽之作風及大政治家之策略。

五、戡亂軍事在二三年內甚少結束希望，倘無一真正文武兼備之副總統佐理，蔣公意旨恐難貫徹。

六、國際風雲日緊，安內攘外，同屬重要，蔣公應利用其國際威望，不時歐遊訪問，藉以增進國際對我諒解，進而真誠合作，李先生倘能膺選，對安定時局勝任有餘，對外亦足具條件，或有謂李氏係桂系主腦，深恐一旦握權，難免如一般官吏有地域之見，吾人鑒以李氏過去之作風，深感排除異己者，非李氏也。

七、各地舉行之民意測驗，多盼望李氏當選，足見國人推崇之殷，望國代諸公應順民意，重視輿情。

八、有謂國民黨之某有力人仕，欲以黨之全力使某公競選成功，果爾：李氏或有落選之慮：然吾人之見，並不盡然，所謂國民黨某有力人士者，不外陳立夫先生，陳先生爲一確具遠見之政治家，在今日言，亦屬滿腹長才，無法展布，因其負國民黨組織之責，往往以黨律所限，時有不得已之內心苦痛，而不獲各方之諒解，惟陳氏本人確具開明風度，一般謠傳謂其支持某公而使李氏失敗者，誠不諒之甚。

九、吾人站于國民立場。懇請大總統以國為重。親投李氏一票。在歐西民主國家。副總統原由總統提名。蔣公具有更進步之民主超然作風。定必於正式投票時。聲明「我投李宗仁一票」。以示為國取才之決心。藉釋代表諸公之疑竇。

十、青年黨會琦先生、及該黨負責諸公，均為以國族為重之超然人物，吾人深信該黨定能支持李氏。

十一、民社黨公佈徐先生競選，既不作成功希望，何不將選票改投李氏以副民望。

十二、李氏一切條件，均為具備，且其本人一向大公無私，倘李氏榮膺副總統，則吾四億五千萬人民定必同聲慶賀，所懼者，豪門政客，宵小官僚，國大代表諸公乎？請舉近觀遠，閉神思考，此最神聖之一票，是否應投億兆人民所翹盼之李宗仁先生。

最後吾人鑒於旁觀者其清明，以今日之戡平內亂，挽救東北、華北、肅清貪污、清除豪門，激發士氣，安定民生，而增強外交，真能輔佐元首者，蓋非李氏莫屬也，故謹以赤誠為

國大諸公告並祝

李宗仁先生競選成功！

附乘車辦法

一、凡代表二人以上欲至大會堂投李宗仁先生選票者打電話二〇轉交通服務社當即免費派汽車按所告地點迎送至大會堂 二、時間：四月廿三日上午八時至十一時 三、是日上午本社其他雇車業務一律停止

南京交通服務社總經理朱光正謹啓

並於當晚動員了能寫字的同仁，分函與我有師友關係的國大代表，請他們一致支持李宗仁原函如

下：

「X X先生道鑒：國大召開，民主甫創，先生躬參啓舉，轉達民情，至深敬佩，日前 蔣公以衆望所歸，榮膺大總統之選，國族復興有期，黎庶爲之歌頌，至於副總統人選在此非常時期，必須具非常之才，方能襄輔 蔣公，完成大業。側念今日副總統競選人中，論其個性，思想與助業聲望，且年富力強，卓著開明風度者，厥唯 李德鄰先生一人始克輔助元首，以收安內攘外之效。敢貢愚衷，敬祈先生慎重投此神聖之一票，光正與德鄰先生素昧平生，爲民主正義之立場，而出此呼聲，尙冀垂鑒是幸，敬頌

公綏

弟朱光正敬上」

廿三日 時代的進步，誰也不能阻撓！

余上午六時半抵社，經諸同仁一天一夜的辛勞，已把車輛大部集中，由社門東排列至衛戍部門口，南排列至粵香村餐店，都準備聽候社方的調遣，爲使今天的工作圓滿達成，由余親自指揮車輛的調派，同仁們都不同意我自己做，他們知道醫生會一再叮囑不宜勞動，本來調派車輛平日是有專門職員負責的，本不必總經理自己操勞。

今天社中的同仁精神上都非常興奮，自早晨七時起，代表要車的電話鈴聲不停的響，使我最感動的就是住在中央醫院生病的代表的電話，他說：「我看見貴社的啓事，可以派車送代表投票，我現在有病，但是我要抱病去爲李先生增加一票！」廣西的代表則很直爽的說：「我是廣西代表，請即派車送我去投李先生的票，」使我歡然的是，住在開羅飯店的代表，當他來電話的時候，車輛已完全調出，未能及時派去，待車輛去開羅接他，他已不及待而先去，他在電話內並對我們講：「車子開到開羅再到介壽堂，我要約介壽堂的代表一同去投李先生的票」，在這裏我特向這幾位代表先生致萬分的歉意！

評論日報未將啓事登出，新民報有新聞一則

擁李競選交通服務社備車送代表

「本市民營交通服務社自動於今（廿三）日上午八時至十一時將所有汽車除已爲大會特約者外，供應國代投李宗仁選票之用。」

三十八輛車輛在捌時半即全部派出並輪流巡送，司機帶回來的是面部的笑容，和國大代表的簽字

單，有好幾位代表爲慎重其事高興的在本社的出差證上加蓋私章，並向司機說，「你們太客氣了。」



圖爲國大代表
在本社出差證上簽字及蓋章

唯有生過大病的人，才知道身體是如
何的重要和可貴！經過了上午的疲勞，午
後睡了就不能起來，創口也顯得很痛，在
收音機中，得知李先生票數佔第一位，爲
七百五十四票，內心也感到非常的安慰，
這是說，民意已在慢慢地抬頭，可是頭的
上面依然有一塊巨石，這一次副總統的選
舉，就是民意和非民意在鬥爭，我認爲民
意終會勝利的，這勝利是需要很多勇敢的

戰士能不避艱困，繼續的奮鬥下去。

社中職員來寓，告有若干人士來訪，其意皆與副總統競選事有關，我們均以經理有病爲辭，尙有
類似調查人員，竟詢問本社是否有孫×和樓××的股東，誠令人深覺怪異！更有人謂：此啓事及免費
迎送國代車輛，乃爲李競選團所策動，並接受大量的津貼。諸如此類，我對這些無聊的推測和誹謗，
祇有一笑置之，蓋真正奮鬥民間工作的人，是無法避免這些謾罵的，我事先也知道這樣做，可能使頭
腦過敏的頑固份子會感到驚疑，因爲我是一個窮光旦，在南京言並且是著名債台高築的人，爲着人家
競選，爲什麼無條件付出精神業務和金錢？當然會使人誤會，我對這些回答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爲什麼要爲國犧牲？他們的犧牲，同情他們的是革命份子，而他們的敵人，則是反對而痛罵的，我爲
正義要這樣做，被頑固份子所指責，也是在所難免的，人家的誤解和誹謗，我本不值一顧，我所悲憤

的，是今天社會的一般道德何以墮落而黑白不分至此！！

四月廿四日 社會不容許好人存在嗎？

上下午，有幾位新聞記者來看我。他們有的也不能完全信任這是出自純潔的民意，認為我的啓事多少有些色彩，我的解答是：「我沒有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不過我關心政治則達十年以上，我認為當前的腐化政治如不改良，則吾人一切奮鬥皆屬無用？」

我自己是有自己求生的辦法，在社會上多少是有點經驗和知識的人，我毋須向人家拍馬，也不要對一般自命為救國救民的大人先生說些奉承話，更不會也不甘受人家好言欺騙和利用。同時我一向最反對趨炎附勢和討好權貴的一般壞東西。諸位當然不會相信，誰願意犧牲自己的血汗錢來擁護與他毫無私人關係的人做競選的工作？我可以正言告訴你們，我擁護的不是他個人，而是擁護四億五千萬人民心意所寄托的「李宗仁」，站在人民的立場，李宗仁本人也要擁護人民心意所寄托的人能够成功，我是人民當中的一個，我怎不希望一個具有大抱負的人當選呢？我良心是坦白的，作風是率直的，雖然今天有人誤會，將來的事實，便是最有力的證明。因為今天的社會，已是漆黑一片，不容許一個真正清白者存在，做一個好人社會上都不能容許，怎不使人為這個社會而悲哀呢？」

今天的選票依然是李先生佔第一，這愈是證明是民意之所趨，但另一面則有反民意反革命的集團在街頭散發傳單，凡屬通衢要道到處張貼，對李先生，對擁護李先生和同情李先生的人，都加以非人道的卑劣的侮辱和謾罵，標題為「李宗仁競選內幕」標語為「加官」以後，就要接演「逼宮」，請不要吃狗肉，不要吃糖衣毒藥，洋洋數千字。並稱：李宗仁以「造反」為威脅，非達到副總統競選獲勝之目的不止，當選不出三月，即將逼總統出國，謀取大位。此項匿名的攻擊，愈暴露某一集團之情急慌張，本無一視之價值，且非堂堂大丈夫之所肯為。蓋攻擊政敵，應有光明磊落之方式，何不公開自

已姓名！負起責任；以免人民嗤笑，縱內心張惶，亦不應無的放矢，軼出了政治家的風度。茲覺得原傳單一份照錄于后

「加官以後」就要接演「逼宮」

李宗仁競選內幕

請不要吃狗肉。不要吃「糖衣毒藥」！

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參加副總統競選，高調四項主張：一、輔佐元首肅清貪污，改革政治。二、實行民生主義，清算豪門資本。三、培植民衆武力，加強戡亂力量。四、樹立獨立自主的外交，不恫嚇、不乞憐。說來娓娓動聽，若有其事，其實竟是掛羊頭，賣狗肉，存心不良，裝出一付仁義道德的面孔，以騙取國大代表諸公神聖的一票而已，我們願將此次競選的真象，揭露於次，請大家瞧一瞧李宗仁葫蘆裏賣的什麼藥。

……恫嚇！……要造反！……李宗仁的競選，說起來竟藉用李濟叛逆的力量，他從華北南來，旗鼓大張，意在必得，他曾聲稱：「失敗也要成功，成功也要成功」。他再說明，如果競選失敗了，他就要到香港去，意思是：「我要造反了！」爲了權勢地位，不惜以反叛爲要挾，還口口聲聲說是輔佐元首，我們懷疑，不知他將用什麼姿態來輔佐。

……「逼宮」好戲，……而且，有一幕「逼宮」的好戲已經導演多時，就準備在競選成功後三個月內實現，他一向向他的走狗表示，這天下將要是我們的，在第一天的選舉會場裏，一位得意忘形的小嘍囉一面拍掌慶賀其騙買的票多，一面喜形於色的告訴在座者：「只有他才能對抗「老蔣」的獨裁，別人不過是姨太太小媳婦子」。這一幕戲，大概已是排熟了，這一位一滑

口台詞兒就順嘴溜出來了。據知，他們準備在李當選了副總統三個月後，就逼使我們偉大的領袖出國，一切由李宗仁來包辦，我們試問這種「輔佐」，又是什麼「輔佐」，實實在在不折不扣的是個奸雄。把民主當戲台，跳過「加官」就「逼宮」，而後就把民主扼殺，——不成問題，軍閥獨裁式的中國就要出現了！如果給元首選這麼一位輔佐，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維護貪污
……形成集團……

他說，他要肅清貪污，改革政治，顯然的，最近為皖省人士揭發淋漓盡致的李品仙的貪污，就是他競選的工具。李品仙在安徽搜括，苛征暴斂，私設關卡，征米捐，把安徽人的血和骨髓都擠盡了，而李宗仁就在拿安徽人民的血和骨髓在南京請客，收買，行賄，前些日子，安徽由京蕪公路運來三大卡車鈔票，經營士攔詢，稱為安徽省政府的公款，就是李品仙以保安經費為名搜括來的，試問運來南京幹什麼？

……北平保安經費
……且問怎得挪用……

還有北平的保安經費三千億，也由我們的行轅主任挪了來，到南京來「保」的票的「安」。上帝，這不是貪污是什麼？自己貪污，而且支持李品仙的貪污集團搜括，一種殘酷無恥，貪污，瞞天的統治，正是李宗仁的競選經費的來源，試問還有什麼險說肅清貪污，改革政治？

……實行民「死」主義
……擠身豪門資本……

安徽人民，在其桂系集團的橫暴政治之下，那裏有生，簡直是「死」糧食，為了賄選，為了鞏固地位，為了把中國維於其桂系暴力集團蹂躪之了，正是民「死」主義。除了這種貪污是其經費來源外，他在北方還有兩件醜事。

……運用行轅職權
……包運販賣煤炭……

第一是運用他的職權，高價批售運煤執照，同時自己大量販賣煤炭，運輸，車皮，都在他的勢力之下，然這一次，他就賺了幾千億，請問這叫什麼資本？

……太太飛來飛去……
……香港販賣黃金……

還有他的夫人，經常用行轅主任太太的大招牌飛香港，飛北平，你知道她幹的什麼買賣？原來是販賣黃金，帶金條，這種資本不叫豪門資本，也該叫官僚太太資本。而他還有臉高叫清算，我們倒希望他先清算自己一下，這些錢有多少，該叫什麼資本！

……攤抬！攤派！……
……這叫進貢資本！……

還有，一種大規模的攤派在安徽進行，每縣五億至五十億，視其缺乏肥薄。

一個專員攤五億，省田糧處長三十億，省府各廳處長每人五億，安徽各地省銀行單位五十億，縣銀行單位攤五億。自然，都爲了想把李宗仁推上副總統的寶座，來鞏固李品仙及其一羣「刀片」的地位，這錢，自然不愁搜括不起來。——這種資本。請問又叫什麼資本，我們要打倒這種「進貢資本」！

……枯竭民間武力，……
……增強匪亂力量！……

說什麼培養民間武力，挪用保安經費，豈不是枯竭民間武力？組成貪污集團搜括人民，迫民挺而走險，進而要把這種集團推及全國，貪污集團的幕後人

的李宗仁，還要作全國領導者，擴大其貪污地盤，使全國人民活不了，豈不正是加強匪亂力量？而他自己本身競選不成，既要走香港投奔李濟琛，豈不是公公道道的，增加匪亂力量？阿彌陀佛！我們如果坐視李宗仁「加官」，「逼宮」諸傑作如意演出，那麼，我們就準備索人民於鮑魚之肆了！

……代表們，請……
……不要受蒙蔽！……

各位國大代表先生們，萬萬不要聽那些接受了支票，接受了預先的封位的那羣李宗仁的小嘍囉們的喇叭，掛了羊頭出賣狗肉，一旦出了事，國家民族一旦就休矣！還有那些輿論，今天誰個不拜金。曹錕軍閥已在借屍還魂了！諸公，就這位李宗仁，就是今天最可怕的投機家，最可恥的賭博家，你要看他的外交本領，不妨看一看他的競選手段，正是

……一方面恫嚇！……
……一方面乞憐！……

一方面用造反在恫嚇，一方面向代表們乞憐，他懂得什麼外交，一個能恫嚇能乞憐的野心家而已！而且，他正一隻膀子勾着李濟琛，一隻膀子伸出來要票，

這又叫做什麼自由和獨立？

……我們堅決反對……我們堅決反對這樣一位兩面人，我們奉勸國大代表先生們，我們不要吃李宗仁
……李宗仁當選！……的「糖衣毒藥」！爲了元首，請不要替他找一個禍害！爲了人民，請不要爲我
們選一位獨裁的可怕的軍閥！

元首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中華民國人民萬歲！

主席還沒有投票，主席的一票和主席的一句話，可能決定競選者的命運的，因爲今天中國還沒有
走上真民主的道路，常晚我又擬了一個啓事，送登新民報，題爲「民族已至存亡關頭，偉大的蔣大總
統，你這一票投誰？」啓事如下：

「民族存亡的關頭，偉大的

蔣大總統，你這一票投誰？

根據全國各地舉行的民意測驗，副總統人選，皆一致擁護李宗仁，倘以民意來推斷，你這一
票，也一定會代人民選投李宗仁。

當前的國勢，當前的環境，使民意抬頭乎？抑使貪污、官僚、豪門勝利乎？

競選的勝敗，是決於最後五分鐘，全民靈魂所寄托的蔣大總統，爲着你所未完成的革命大業
，爲着你所愛的四億五千萬人民的意志，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這一票投誰？

我是一介平民，因激於愛國家愛領袖的熱忱，乃有此內心民意的呼聲，這是良心的呼籲，並
沒有絲毫情感與關係，謹以赤誠，坦白

蔣大總統

國大諸公

南京市市民朱光正謹呼。

建業廣播電台，亦準備明晨上午八時由我廣播，擬定題為「我們爲什麼要擁護與我們素昧平生的李宗仁競選？」並擬就了一個啓事送登新民報：

「建業廣播電台特別廣播啓事

本台總經理朱光正先生，爲以平民身份擁護李宗仁先生競選，特於今日上午八時正向全國廣播，題為「我們爲什麼要擁護與我們素昧平生的李宗仁競選？」敬希國大代表諸公暨全國同胞按時收聽？

建業廣播電台謹啓

週率一一七〇千週。」

四月二十五日 副總統競選流產

李宗仁屈于謠言

新民報是每天發行較早的一家報紙，六時半至街頭購了一張，我出錢的啓事未見登載，而李先生棄選之聲明則躍入眼簾，昨晚爲慎重計，兩啓事稿，均是親送至新民報，並面晤該報陳銘德社長，請于翌日務爲登出，雖荷面允，但看其似有難言之痛，據其他的朋友說：因我的啓事，該報曾受有關方面的指責，「新聞自由」，而在中國則自由的名字屬於官僚所專有。

八時正，至建業電台廣播時，對着李先生的棄選聲明，在麥克風前，不禁使我熱淚盈眶，而失聲

痛哭！廿分鐘結束此痛苦的廣播，少停，即電話大會堂友人，詢問今日會場情況，承告：「會場內外，一片糟雜混亂，議論紛紜，代表們穿來穿去，分外忙亂，其時會場中發出驚人謠傳，謂李程二氏決放棄副總統競選，擁護李程競選的代表，情緒尤為激昂，狂叫：「誰使李程棄選？」呼聲連續達一刻鐘之久，秩序之紛亂，幾無法形容，會場人數已達二千餘人，然簽到者寥寥足以表示他們內心的憤慨，在大會秩序紛亂中，大會主席，已失去會場控制能力，在此情況下，會議無法進行，一向為代表們所愛好的洪蘭友祕書長，今日亦親自嚐到噓聲，終於宣佈李宏毅等之緊急提議：今日休會，明日再舉行選舉，否則今日大會之秩序，將不可收拾而副總統選舉亦因此而告擱淺，」此消息聽悉之下，余內心深感憤慨，乃修函李宗仁先生，請為國族前途着想，鼓起勇氣，繼續競選，勿負人民所托，所望，茲錄李先生助選會聲明及余函李先生之原稿如后：

助選會的聲明

「李宗仁先生競選副總統助選委員會鄭重聲明」

最近有人散發傳單公開攻擊李宗仁先生謂李先生當選副總統就要逼宮或三個月後就逼迫領袖出國此外并製造種種謠言極盡誣蔑侮辱之能事跡其用心無非欲顛倒黑白淆亂聽聞以打擊李先生之競選活動而遂其操縱把持之詭計茲悉李先生為表其光明磊落之態度已向國大主席團正式聲明放棄副總統競選然恐社會不明真相特為鄭重聲明」

（新民報）

致李宗仁先生函稿

「德鄰先生 光正 不僅與先生素昧平生即貴競選團亦無人相識今至誠擁護先生競選者非先生之個人

乃今日民情所寄之「李宗仁」。競選之前，光正曾在新民報刊啓事一則以平民客觀立場陳述理由十二點，並分函光正有關之國大友好詎料一般無恥政客以小人心毒竟謂此廣告有所策動黑白混淆悲憤無已！

日昨擬啓事，二則：（一）民族存亡生死關頭蔣大總統你這一票投誰？（二）建業廣播電台特約光正廣播題爲「我們爲什麼要擁護與我們素昧平生的李宗仁競選」以上兩項昨日下午五時親送新民報今晨讀報未見所送登載之啓事而先生棄選聲明竟躍入眼簾故本日上午八時光正向全國廣播時不禁爲民主前途而失聲痛哭。

怨夫今日僅有之一件民主外衣尙不能保持整潔以先生爲人依舊爲惡勢力所屈服吾人從此對先生將以何以希冀中國人民對先生將何以希冀！！

民主前途如此選政現實如此光正憂心如焚仍望先生爲人民鼓起勇氣打銷棄意繼續努力此願祝

選安

平民朱先正啓四、廿五

我所主持的交通服務社，建業廣播電台的同仁，和義民商場的場商，他們也一樣感到難受，在極端的憤激下，他們未得到我的同意，油印了近兩萬份的傳單，準備遊行散發，傳單的內容是：

「李宗仁先生：誰破壞你的競選？」

程潛先生：誰授命你不要競選？

你們自己可以屈服，

我們不能忍受。

這是四億五千萬人的意志

誰都不容破壞。

誰破壞：誰就是我們的敵人。

兩位先生：請你們再鼓起勇氣繼續競選民衆誓作你們的後盾！

願為民主競選而犧牲的民衆」

經過好幾處的探問。我始知道二十三日登載新民報的啓事，被妒嫉李氏的某方所利用，所謂無名的傳單，就是以我的啓事為攻擊的對象，我內心因而加倍感到難受，為什麼坦白誠意的擁護，會引起這樣大的浪潮？這浪潮是對李先生競選有利？抑或發生反作用呢？這問題盤旋於我的腦海達二小時之久，最後得到的結論是？果爾這啓事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對李先生是絕對有利的因為所列舉的理由是正義，也是事實，今天中國內在的最大矛盾，是官僚統制了一切，但官僚們的意見，總是遭遇百分之百的反對，就是好意見，人民也不敢輕易相信，李宗仁競選之有希望所幸的是沒有得到官僚們的支持，否則是一樣要引起大多數人的反應的，李先生這一次競選，萬一是失敗，很顯明的就是民主究竟在今天是一樣一回事。

他們卡車都準備好了，遊行的人也集中，竟不肯聽我的勸導，還在平時是沒有這樣過的，十二時許孫副主席也放棄競選，激昂的民氣輕鬆了一點，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不停地在勸導他們，傳單總算被我禁止而未發出去，集中的人羣也慢慢的散去，不然的話，不知道要惹起幾多難以想象的糾紛。

孫科放棄競選的聲明，是促進團結，澄清謠言，從他的聲明也可以看出三位競選人像是各有成見，今日之競選風潮倘國民黨事先有妥善之方，投一次票，即可決定，本不致鬧出這樣風波，由這一次

風潮發生，充份暴露國民黨內在的弱點，顯明的是頑固份子們事前確圖操縱會場。

午後二時，趨訪師友某公，至其寓，彼已外出，其家人告我，在大會堂參加主席團緊急會議，還沒有回來，凡我所欲知者，所欲探詢者，均是增加我神經上之緊張，競選者本人固痛苦，擁護其競選者，也是感到痛苦，而其中最感徬徨，最感苦悶者，如我一般之純潔民意也！

三時正，同事們相繼捧着中央日報的號外給我看，半小時內，同樣的號外，各方送給我的達二十份，友好愛護的深情，使我深受感動，此號外竟以我二十三日的啓事為主要的新聞資料，標題為：「繼程潛李宗仁後孫科亦放棄競選，內容是：

「繼程潛李宗仁後

孫科亦放棄競選

（本報訊）昨日下午八時，副總統候選人程潛，在中央飯店招待助選團同人，表示放棄競選之意，並稱即向國民大會主席團提出放棄候選人資格之聲明。

（本報訊）今日上午三時，李宗仁競選助選委員會向新民報等三家報紙送出李宗仁放棄競選之啓事。李氏已正式向國大主席團提出放棄副總統候選人之資格。

（本報訊）孫科今晨得悉程潛李宗仁兩氏相繼放棄競選之後，立即決定向國民大會主席團聲明放棄候選人資格。現此項聲明已到達國大秘書處。

（本報訊）孫科放棄競選之決定，係為澄清謠言，解除誤會，促進團結，樹立良好民主風範。

（記者按：中國國民黨在國民大會中佔有多數議席，惟對於首任副總統候選人，在大選之前未經決定。中央臨時全會對於孫于李程四氏已許可其自由競選。本黨亦從未有假借任何名義操縱選票之事

，因此國民大會選舉副總統時，兩次投票均無人能超過代表總額之半數。

代表在會場內外之活動至為熱烈，充分表現民主自由之精神。惜若干報紙竟有互相攻擊之言論與新聞，致令謠言蜂起其最足以引起誤會者，為本月二十三日新民報所載南京交通服務社啓事，其中竟謂：「有人認為大總統蔣公與李先生曾有一度因政見不合，難免彼此心理不相調和，蔣公因不願支持李氏」。又謂「國民黨某有力人士欲以黨之全力使某公競選成功」，並指某有力人士為陳立夫先生，更有一段竟稱「蔣公應利用其國際威望，不時歐遊訪問，藉以增進國際對我諒解，李先生倘能膺選，對於安定時局勝任有餘，對外亦足具條件。」此種幼稚宣傳，原可付諸一笑，不料即由此而引起國大代表及一般社會之譏諷。在各種謠言傳佈之中，報紙及傳單之互相攻擊，遂使各候選人之間發生誤會。於是孫科乃繼程李兩氏之後，亦聲明放棄競選，一切謠言與誤會諒可為之澄清。」

余閱讀後，憤慨殊深，如謂民意之呼聲為謠言，為宣傳，則中央日報應代表政府，制止謠言，何竟張大其詞，而特出使人震驚之號外？中央日報誠屬更幼稚，更可笑，這張報紙是顯明為少數人壟斷，為派系作應聲虫，為個人利用作報仇雪恨的武器。

關於程李棄選，上午報紙說程潛乃受命棄選，下午程氏發言乃自動棄選，白崇禧將軍對李宗仁之棄選談話，本日晚報上有這樣的記載：「李宗仁先生因感選民不斷遭遇意外之警告與壓迫，難以自由投票，為顧念代表苦心，及感謝代表之盛情，故聲明決定放棄競選，」李氏的棄選，顯明乃有不得已之苦衷，會場投票之秩序，是否有人從中操縱，任何人也不難想到，現在派系已控制不了選票，且醜態畢露，早為競選者所洞悉，其可謂「窮途而七首現」。為保持偽君子的尊容，乃將此醜態錄之於交通服務社本人之啓事，以便轉移各方視線，再圖破壞，由中央日報號外兩條消息，不難洞悉其中究竟：「記者為此事訪問某法學專家，據稱：「副總統候選人於選舉獲得結果之前，依民主國家通例，

原可聲明放棄。國大代表無法再就已經放棄候選資格之諸氏進行投票。現在副總統選舉已無候選人，惟有由國大代表另就孫李程三氏以外之適當人士連署提名。」

據本黨某氏告記者：「本黨對副總統候選人未能預先作一決定，引起如此後果，今副總統選舉已無候選人，本黨中央是否於孫李程諸人以外，提出候選人，通知本黨出席大會之代表連署提名，最好由中央商討決定。」

從這兩條新聞看起來，程李繼再競選，也要發生問題了。

今日「民意」二字，乃官僚製造出來哄人的名詞，真民意，無保障，我爲着愛戴 元首，並爲元首爭取副座人才，不惜犧牲自己的汗血金錢，時間、業務，同時連久病之身，也不顧及，誰信民意呼聲，竟被代表政府言論的報紙，指爲幼稚宣傳？且又曲解事實，誣善良爲惡意！今日官僚已不要國家，老百姓要救國家都不准許；官僚不要人才政治，老百姓建議都不可以，若非南京，若非今日正在召開國大之首都，則此一啓事，恐已使余遭受意外之失蹤矣！

爲駁覆中央日報的號外擬就了啓事，分送新民、和平、大剛等報，希能於明日登出，我要謝謝一位在中國最有權威的一家報紙的記者愛護，他希望我們明日能在文字上有所行動，否則恐將受到意外的不利，駁覆中央日報號外的啓事分送和平大剛新民等報原稿是：

「交通服務社總經理朱光正為本月廿五日中央日報號外曲解本人

新民報二十三日之啓事斷章取義蓄意中傷除依法控訴外茲再申

立場嚴予駁斥

頃閱中央日報二十五日一時半競選副總統號外節稱：

(一)其最足引起誤會者，爲本月廿三日新民報所載南京交通服務社啓事，其中竟謂「有人認爲大總統蔣公與李先生曾有一度因政見不合，難免彼此心理不相調和，蔣公因而不願支持李氏。」查余之啓事，已力闢「此乃愚人之見」且其重點乃在「保證蔣公決無此種成見」該報何竟斷章取義，割裂文句，以遂其中傷之私，殊屬可怪！

(二)又謂「國民黨某有力人士，欲以黨之全力使某公競選成功，並指某有力人士爲陳立夫先生」查本人原啓事中，一再闡述陳立夫先生爲一確具遠見卓識之政治家，該報竟腰斬原文，不合節披露，足見用心！

(三)「更有一段竟稱蔣公應利用其國際威望，不時歐遊訪問，藉增國際對我諒解，李先生倘能膺選。對於安定時局勝任有餘，對外亦是具條件。」此種幼稚宣傳，原可付諸一笑，不料即向此而引起國大代表及一般社會之譏諷。

查本人並非定指蔣公而言，而李氏亦在言內，本人謂「李氏對外亦足具條件，即可證之，該報故弄是非，其用意由此可見，該報蔑視民意呼聲，指爲幼稚宣傳，誠堪痛嘆！如此荒唐背謬，非但不足以代表政府之言論，更且加深各界民衆與政府之誤會，尤令人髮指者！該報竟將一切譏諷責任，以及副總統三候選人之棄選原因，悉歸咎於本人之啓事，事關國族前途，民憲成敗，未甘緘默，本人一介平民，不受仍何利用，或條件，非特與李先生素昧平生，即其競選團體亦毫不相識，除訴諸法律外，僅再申至誠，深望棄選諸公勿爲惡意宣傳而灰心，收回成議，順從民意，一本自由競選之初衷，堅持到底，民主不確立，吾人不容苟存，尤其吾人所仰望之李宗仁先生，勿屈服，勿喪氣，勿妥協，民情所寄，不由先生不努力也！並請國大代表諸公，暨各界垂鑒爲幸！

朱光正敬啟

詎原稿均被退回，余深感遺憾！所謂民營及代表民意之報紙，竟不敢或不願刊登人民呼聲的啓事，可見今日新聞自由之一班，乃另撰啓事一件，儘量避免有使官僚不滿之語調，改送上海大公報及南京人報。

「南京交通服務社總經理朱光正緊要啟事」

本人係國民黨員並受聘為南京市黨部民衆運動委員愛護 蔣總裁決不後人至本月二十三日在南京新民報登載以平民身份至誠擁護李宗仁先生競選副總統特備專車免費迎送國大代表至國民大會堂投票啓事一則係本人出錢在南京新民報廣告欄登出實係本人出自愛國家愛社會為 大總統爭取副座人才之誠意決無任何作用所有該啓事內所言各節完全由本人負責當與新民報毫無關係乃竟有人歪曲事實散佈流言指「啓事」為「宣傳」認「廣告」為「新聞」不但泯滅本人為黨為國求賢之美德甚且間接含有傷及報館之惡意茲特鄭重啓事敬請各界查閱特此聲明」

當晚有不少新聞界先生來社見訪，適我外出，聞之殊覺悵惘，因我有很多難言之痛，亟須向記者先生申述，希能為正義呼籲也。

各方謠言，今突不同，此啓事引起雙方懸揣，李選團有認此啓事，乃受某某利用為反宣傳，某選團則認此乃助李而倒某也，不少有關人士婉辭相詢，余正色告之：「今日官場本為相互猜忌，各不信任，非其嫡信派系，皆認為另有成見，蓋今日官場的官僚，早已失去信任之能力，與真實之判斷也。」

尚有一來訪者極可怪，詢據謂外界人言：「貴社乃官僚資本之集團」。誠使人可笑，交通服務社慘淡經營三載以來，可謂受盡壓迫與摧殘，逐月虧累，職員薪金幾有難以開支之苦，民卅四年冬，復員伊始，各方熱心建設人士，集資五千萬元，交余創辦是業，不幸皆葬送於地方政府摧殘之下，蓋當時地方之昏庸官僚，認為倘交通服務社能照計劃實現，公營交通業務必受影響，故不惜以卑鄙方式，盡情留難，使逐步自滅。於今思之能不痛心？

茲略摘今日各報重要新聞及各方觀感如下：

(一) 國民黨中常會今下午四時舉行臨時會議，出席中央執監常務委員居正、李文範、吳忠信、吳敬恆、王寵惠、邵力子等五十人，蔣總裁親臨主持，首由蔣總裁說明副總統候選人程潛、李宗仁、孫科三同志相率聲明放棄競選，本黨對此問題應有何決定，請各委員討論，旋由各委員相繼發言，經一小時半之討論，蔣總裁歸納各委員之意見，並作指示如下：(一) 國民大會本屆選舉副總統，依照副總統罷免法進行，本黨唯有尊重大會代表之公意，不應另作決定。(二) 程李孫三同志放棄競選聲明之法律解釋，亦應由大會主席團作成報告，提出大會。(三) 為解除本黨同志間之誤會，並促進團結起見，希望競選同志能即時停止宣傳，此項工作，推定由王寵惠、張羣、白崇禧、張知本、陳布雷、張厲生六同志負責通行。

(二) 程潛李宗仁孫科三副總統候選人，相繼宣佈放棄競選以後，首都政治空氣已處於低氣壓之高潮，國民黨中常會，今午特為此召開緊急臨時會議。商討解決辦法，會中當決定副總統競選，仍採自由方式，並推定王寵惠、張羣、白崇禧、陳布雷、張勵生、張知本六氏，代表中執會，前往勸解孫科、李宗仁及程潛三位候選人，希以黨國前途為重，各自撤銷放棄競選之聲明，繼續自由競選，以完成副總統之選舉，張羣等於今晚六時以後，曾約晤程李孫等會談，迄發電時止，尚未獲悉有何具體結果。

本日大會宣告散會後，主席團即舉行會議，本報記者訪晤白崇禧氏於主席團會議之前，詢以對李宗仁氏放棄競選，是他個人事，大會主席團如何措置，據稱：當俟會議後，方可明瞭，後趨晤潘公展、于斌兩氏，於出席主席團會議後，據潘氏談稱：個人以為副總統候選人，係由一百名以上代表之簽署推出，今李宗仁程潛兩先生放棄競選聲明，主席團既無法接受，亦無依據可作決定，且副總統選舉

，已進入第三階段程序中放棄，經聲明於法無據，本人昨將此項意見，貢獻主席團會議，已告採納，經決定李程二氏放棄競選無庸受理，預定明晨大會，仍依照總統選舉罷免法之規定進行云云。又據于斌主教談稱：選舉總統副總統，發生阻礙難產，歐美各國均有先例，不足為奇，主席團對於李宗仁程潛二先生放棄競選聲明，於法無據，未便受理，大會仍照規定受理，明晨三次複選大會，仍將由李孫程三氏競選程序進行，蓋主席團，亦決定之範圍，僅為選舉時之技術問題，決無法受理放棄競選，或其他之決定云。

(五)李宗仁將軍為競選副總統候選人中之得票最多者，現已宣佈正式退出競選，此為南京新民報上今晨所刊之大幅啓事而由李宗仁之競選總部所發出者，另一競選人程潛將軍亦於今晨正式宣佈，退出競選，因此副總統之當選，已非孫科莫屬，據李宗仁將軍公佈之消息，係因外界謠傳，彼將於獲選副總統後之三月，奪取蔣大總統之地位而代之故，李宗仁將軍在此次競選中，始終佔取優勢，且均超過他人兩百票以上，因此彼之宣佈退出競選，使人驚異不止，在今日清晨二時以前，李氏競選總部，猶否認李氏退出競選之傳說，但嗣後又承認為「可能屬實」，該啓事稱：最近若干人，散發傳單，公開攻擊李宗仁，謂若李氏當選副總統，渠將於三個月內，強迫蔣大總統出國，此外該方面人士，又運用各種侮辱及指斥性質之不確謠言，以淆惑民衆，俾使李氏競選運動失敗。

(六)副總統候選人孫科，今午在蔣主席官邸，突向蔣主席正式聲明放棄競選副總統，中央日報，下午發行孫氏放棄競選號外稱：「孫科今晨得悉程潛、李宗仁兩氏相繼放棄競選後，立即決定向國大主席團，聲明放棄候選人資格，現此項聲明，已到達國大祕密處，孫氏此舉，出於忽促，蓋中午孫氏尚歡宴全體代表，表示繼續競選。據中立方面人士，分析最高當局，在副總統二度選舉之後，屬意孫科出選，如程潛放棄助孫，必可成功，李宗仁形勢，必因此轉劣，乃被迫放棄競選，以保持其優勢

聲譽，孫科處此情勢下，無競選對相，即獲成功，亦必予人以不滿，乃不得不出放棄一途，國大臨最後階段，竟至如此突變，誠開古今中外奇聞，該人士稱：副總統一席，今晚各有關方面，勢必重作決定，但依法候選人，如不被慰留，則明日大會，當另行推定，于右任可能東山再起。

(七)一、主席今午召見孫科、程潛、洪蘭友、王寵惠、對副總統問題有所指示，二、副總統競選成爲僵局，胡適語本報記者，解決之道，惟有請李宗仁程潛等候選人，收回放棄競選聲明，明日大會再行複選，無記名投票，係最可靠之選舉方式，希望諸候選人，再度信任無記名投票，參加競選。白崇禧氏今晨談稱：「李宗仁先生，因感於選民不斷遭遇意外之警告與壓迫，難於自由投票，爲顧念代表苦心及感謝代表之盛情，故聲明放棄競選。三、李程放棄競選後，擁李程之助選團體，可能合併，代表今分在安樂廳孔雀廳，舉行會議，兩處代表，有主張匯合一體，對今後副總統競選採一貫步驟。」

(武漢日報)

李宗仁致主席團函

發覺有人以黨名義壓制

因此正式聲明放棄競選

「李宗仁放棄競選致國大主席團函，據李氏助選委會廿五日夜發表全文如下：「敬啓者：宗仁參加副總統競選，原爲輔弼元首，實施憲政，促成政治之改革，挽救當前之危機。而此次選舉，業經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監委員臨時全體會議鄭重決議，本黨同志可自由競選。大會前昨兩日兩次投票結果，宗仁均得多數，足徵宗仁平日主張，尙得各方同情，各代表本諸民意，踴躍投票，至可感奮，惟邇來忽發覺有人以黨之名義壓迫統制，使各代表無法行使其自由投票之職權。此種行徑，不特違悖黨

之決議暨本黨總裁訓示，亦且違反民主作風，推毀憲政基礎，殊堪痛惜。宗仁競選動機，原為效忠國家，個人得失在所不計。似此情形，競選已失其意義。用特函達，正式聲明放棄競選。敬希督照，並乞公布，為禱。此上國民大會主席團。李宗仁謹啓。三十七年四月廿五日。」（大公報）

程潛發表書面談話

「副總統候選人程潛，廿四日晚八時假中央飯店孔雀餐廳約集支持渠競選之國大代表，及助選委員會主持人茶話。渠即席表示，本謙讓克己之旨，放棄副總統被選舉權。對支持渠競選者，並誌謝忱。程氏廿五日復發表書面談話，原文如次：「本人此次參加副總統競選，原冀為民主憲政而努力，承代表諸公鑒其拙誠，力予支持，感荷無量。現已投票兩次，仍無人當選，而競選者，固皆本黨同志，無論何人當選，均足欣慰。國家多事，團結至要，和諧為團結之基，克己為民主之本，爰本此旨，放棄被選舉權。敬請愛我之諸位代表先生，檢其餘兩位候選人中，另擇一位接近諸公理想者，各投下神聖的一票。本人但願副總統提前選出，大會圓滿閉幕，新政府早日成立，即人民早日蘇息。個人進退，不足介懷，諸友隆誼，永矢弗忘。」（大公報）

兩個新團體

「據悉，國大代表中擁護李宗仁競選的，於廿五日成立民主憲政運動委員會；擁護程潛競選的，也成立了憲政協進會。」（大公報）

李孫程各方的表示

吳敬恆主張遺像前拈鬚

「國大廿五日晨休會後，許多記者在會場看到程潛，問他為甚麼放棄競選？他說：「德薄才鮮，

知難而退。」接着去看李宗仁，李夫人說：「現在只能同諸位聊天。」李之發言人黃雲邨說：「這樣免得代表們爲難。李主任辛苦好幾天，也該休息一下。」孫科對李程之放棄競選不作任何評論。問他是否當仁不讓，他說：「沒有答覆。」再問他是否放棄，他說：「一切由本日下午的中常會決定。」于右任則對記者們說：「落選者甚麼話都不能說，監察院長也不要幹了，將來到上海過報人生活。」于斌主教在會場裏說：「關於李程放棄競選事，主席團無權受理，主席團仍按照選舉法進行選舉，候選人仍爲李、孫、程三人。代表們願選誰就選誰。」吳敬恆在散會的時候很感慨的說：「我今天特別來投副總統神聖的一票，誰知結果如此。」記者們問他如何選舉纔妥當，他很幽默的答覆：「最好在總理遺像前拈鬚，三個人中拈到誰就是誰。」

（大公報）

四月二十六日 如此權威？如此報紙！

昨天中央日報的號外消息，顯係國民黨某權威人士所授命，此項消息，已爲中央社發佈於全國及全世界，在消息未發之先，據聞某某權威曾視訪某某等報社，小題大做，可笑已極，全國各地報紙，均以重要地位刊露，消息既爲中央社所發出，措詞故已大致相同，茲摘錄於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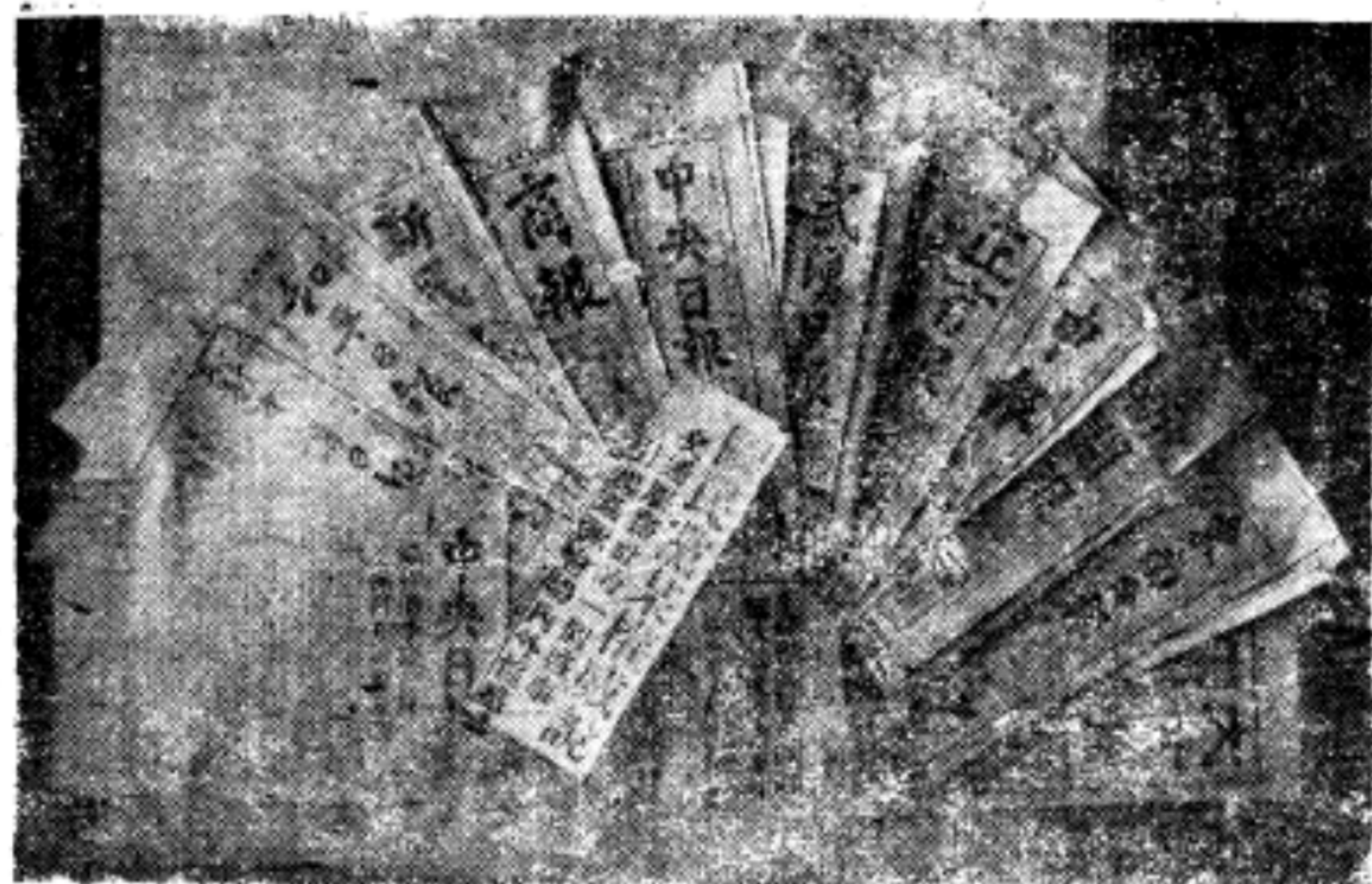
全國各地報紙相同之新聞：

「副總統選舉起劇變

三候選人放棄競選

中常會決尊重國大公意

國大今日繼續休會一天



圖為全國各地報紙報導之一斑

國民大會選舉副總統進行中途，第二次投票後，得票較多之前三名候選人程潛、李宗仁、孫科三氏，突於昨今兩日，相距不及二十小時內，先後聲明放棄競選，使國內外人士深為惶惑，記者為此，走訪國民黨某權威人士，叩詢此事，據答稱：中國國民黨在國民大會中，佔有多數議席，惟對於首任副總統候選人，在大選之前，未經決定，中央臨時全會，決定副總統可由本黨同志自由競選，本黨亦從未有假借任何名義，操縱選票之事，因此國民大會選舉副總統時，兩次投票，均無人能超過代表總額之半數，此實為本黨同志，投票安全自由之充分表現，如在黨中央有所操縱，必不致兩度投票，而選票迄無集中迹象，代表在會場內外之活動至為熱烈，充分表現民主自由之精神，惜若干報紙，竟有互相攻擊之言論與新聞，致令謠言蜂起，其最足以引起誤會者，為本月二十三日新民報所載南京交通服務社啓事，其中竟謂「蔣公應利用其國際威望，不時歐遊訪問，藉以增進國際對我諒解，李先生倘同膺選，對於安定時局，勝任有餘，對外亦足具條

件」。試問第一屆國民大會，依據憲法選舉總統，能預期總統於當選後出國，其荒謬幼稚，本不值識者一笑，然即因此而詭譎紛紛，使會場內外，爲之同深惶恐，在各種謠言傳佈之中，報紙及傳單之互相攻擊，尤使各候選人之間發生誤會，於是孫科乃繼程李兩氏之後，亦聲明放棄競選，一切謠言與誤會，諒可爲之澄清。

擁護李程團體將採一致行動

「（本報南京二十四日專電）（一）擁護李宗仁競選之各界人士，今亦會兩度集議，一致決議成立「民主憲政運動委員會」，對於李程二氏之被迫放棄競選，深表不平，決議聯絡程氏競選團，於今後大會中，採取一致行動，一律不簽到而出席，使不足法定人數，不能而舉行選舉，即令選舉亦不投票，刻此項罷選運動，已在擁護程李二氏競選之一七〇〇餘位代表中醞釀進行之中。（二）李宗仁對放棄競選一事，態度極爲堅決，渠決不再行收回放棄之聲明，渠昨晚於決定是項聲明之前，曾一再詳加考慮，聲明書起草，並曾作十次之修改，務求慎重，首都少數報紙，獲得此項消息時，業在今晨二時半以後，其聲明書送達國大秘書處之時期，則爲今晨八時一刻，下午六時渠又發表書面聲明，敘述其放棄競選之經過及決心，李夫人郭德潔語記者，李放棄競選之原因，係「免得代表爲難」，晚七時黃旭初宴桂籍國大代表時，李氏復派人代爲轉達其堅決放棄競選之態度，以目前形勢看，渠恐難接受中常會之決議，而繼續競選也。

（本報南京二十四日專電）（一）據關係方面透露，程潛若放棄競選副總統，當局可能以之出任考試院長，程氏本人對競選得失成敗，原不斤斤計較，惟渠之擁護者，則堅決反對其放棄競選，決一致支持到底，（二）程潛先生競選副總統助選委員會，今會兩度集議，並招待國大代表，決定：（一）籌

組織政協進會，繼續爲民主憲政而努力，並推定各單位之籌備委員，（湖北爲方覺慧，耿伯釗二氏）（二）一致繼續擁護程潛競選。（三）連署致國大秘書處公函，表明程潛之放棄競選，主席團無權接受，渠既係依法經簽署提名，且有甚多代表投票，不能以其個人之放棄而使各代表亦放棄其選舉權，程氏今日除晉謁蔣主席及晚間與張羣等會談外，甚少活動，亦未在公開場所露面，渠對於放棄競選一事之態度，並不若李宗仁之堅持。

（武漢日報）

國民大會突起風波，各方注目事情發展

南京的政治局勢，面臨暴風雨前夕，今後二十四小時內的發展，全國以致全世界的人士，都寄以密切的注視。在副總統第三次投票前十三小時，即四月二十四日午後八時，競選人之一的程潛，突然在中央飯店招待其競選團時宣佈：「本人已受命放棄繼續競選副總統。」後五小時，（即二十五日晨一時，）兩日來獲票最大多數，極有膺選可能的李宗仁也突然致函國民大會主席團，聲明放棄副總統競選。

這一連串的驚人突變，事先實在也不無蛛絲馬跡可尋；在二十四日的下午，負程潛競選全責的賀耀組奉召進官邸，程潛的放棄競選，就這樣的決定了。新民報所載的程潛放棄聲明有「受命」兩字，顯而易見的程氏的放棄，出之於被動。在賀耀組奉召的同時，吳鐵城，邵力子，谷正綱都展開最激烈的活動，誠如「南京日報」所載：「日來某方假借主席名義，迫壓代表意志甚力。」同時又據傳聞，邵力子曾經這樣游說國大代表：「李氏的政見，和主席的政見，有很多地方背道而馳，如果總統副總統的政見不協調，這不是國家之福。」在這樣四面楚歌的環境下，事實上已不容許李氏再有猶豫的餘地，就這樣，李宗仁放棄競選的聲明，正式致送主席團了。

在上午十一時半，又傳出了孫科也聲明放棄副總統競選的消息。孫科對這消息承認是事實，他說有一個書面的聲明，將交給中央社發表。對於孫科這一次的聲明放棄，一般人都認為這是一種變態，目的在以退為進。沒有人相信孫科的放棄，是出諸於真誠！

（上海鐵報）

今日中央日報的評論有：「我們必須警覺共黨匪徒，亡中國必先毀本黨野心陰謀，我們更需認識共匪對本黨政治的心理滲透戰，我們每一矛盾，每一缺陷，都會被他利用，這幾天市上所發現的傳單謠言，必能是匪黨一貫伎倆的搬弄，殆可斷言」此種評論，為該報一貫作風，凡是頑固份子的國民黨，對事處置不當而引起的糾紛，不斥之為受共產黨的利用，則斥之為共產黨的宣傳，誰談民意？即指誰為共產黨，其實中央日報本身才是反政府，反人民，反真正國民黨的一張報紙，它是受少數人所把持不但不能為政府宣達政令，並且是加深政府與人民間隔閡的毒具，讀了這一段評論，也許是我的神經太過敏，我認為有人要加害我，同時鑒於自己呼籲的啓事，皆未為各報登出，皂白難分，乃感有舉行招待新聞界之必要，藉以鑒別是非，並為聲援，此項請柬，在今天下午才開始辦理，招待的時間是下午八時，因為時間太匆促，恐不能及時送達記者先生的手裏，共計發出五十餘份，中央日報中央社則未發，每一個競選團也準備送發一封，結果，經過朋友的勸告和警告故未發出，茲將請柬錄后：

「敬啓者本社於本月廿三日登載之新民報啓事一則不意竟引起國代諸公及國際間之極大反應而二十五日之中央日報號外及二十六日中央日報竟以此真正民意之呼聲裁誣為幼稚之宣傳並將三位副總統之棄選歸罪於本人之啓事惟念選舉關係國族前途特於昨晚親送新民、大剛、和平駁覆中央日報曲解啓事各一則並依法控訴法院詎料均未被刊出茲為使各界了悉真相特於本月二十六日下午八時假本市中華路青年會禮堂招待中外記者除分函各競選人指派代表參加外屆時務請 貴處派員蒞臨指教為荷 此致

交通服務社經理朱光正謹啓

這封信尚未發出，突接李宗仁先生競選委員會的來函：

「查本月二十三日新民報所載

貴社啓事，已被二十五日中央日報號外加以指摘，不但認爲幼稚可笑，且認爲已由此造成國大代表及一般社會之譏諷，此與李主任競選委員會之名譽有關。究竟此種啓事，係受何方何人指使？抑係貴社自主行爲？或借此爲招攬生意之廣告？希於函到半日內，明白函復，並希在二十七日新民報中，仍以啓事刊布真情，如遲延不復，本會即行依法訴究，此致
南京交通服務社

李宗仁先生競選副總統助選委員會啓四月廿六日

閱過後，本欲逐條作復，但不願挑起李選團他們緊張得已久的情緒而作罷，這封信頗欠禮貌，使一個爲正義而奮鬥的人，感覺到世態的炎涼，人心的可怕，思之再三恍然而悟李選團當然不會諒解我，因爲事先我並沒有和他們有任何聯絡，同時我不但不認識李先生，也不認識助選團的人，他們怎會相信今天的社會裏，還有願爲民主作犧牲的人民呢？這樣看來，今天的社會，好人是怎樣的不能爲，也不能立足，人心已到怎樣可怖的時候，不禁使我爲社會人心悲爲國家前途悲！

爲着擁護人民心意所寄托的未來李副總統，我祇有藏起我內心難言的隱痛，同時爲着安定李選團一般人的情緒，對來信我祇簡單的答復了幾句，函略：「中央日報號外涉及貴會，殊深遺憾，本人除招待中外記者有所聲明外，此復，」這就是說我不願分散他們的精神，來爲我這件事而加上麻煩，同時在那個階段的情況中，我假若不識大體，可能引起他們工作的鬆弛，和社會上一般懷着正義感，而不平的人對他們有所指責，從這裏也可以看出老百姓要擁護一個人，他的內心是在怎樣的

不安和難受，使我感到謠言可畏，難怪李先生也因謠言而棄選。

原來復李選團的函件初稿，是這樣擬就的，雖然未發出，也值得刊在這裏：「准貴會四月廿六日來函（原函詳前不再摘錄）茲分別答復如下：（一）受良心受正義所主使，（二）純為自主，（三）本市交通工具缺乏，本社業務向感供不應求，勿須招攬生意，大登廣告，至囑本社在二十七日新民報，仍以啓事刊佈真情，非貴選團所能過問，如認為本社對李先生競選有惡意之行爲可訴諸法律追究相應復請查照，此致李宗仁先生競選委員會。」

看了幾遍，覺得這樣復，有點使競選團難堪；不復他們吧！能使他們增加一層心事，其實我良心純潔，大公無私，那裏在乎他們什麼法律追究不追究呢？競選已至最後關頭，希望他們不因外界謠言而刺激神經，也不願分擾他們的精神，所以再願一個人來承受這不應有的指責，和內心蘊藏的痛苦，這痛苦是不減於一個副總統被迫而棄選的人，我祇有仰天浩嘆！這浩嘆引起了無限的辛酸，李選團那一封來信，當時爲某先生激于神經而欲撕破，不是我手快，原函早已無存了，他憤慨地說：「這是一個什麼世界！」

八時半，記者招待會，有好幾個同仁都因李選團的來信而不願前往，他們認爲這社會太黑暗，太不問是非，我祇有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來安慰他們，請他們先行佈置，我實在因身體不支，發燒已到三十九度八，八時正我力支到青年會，在啓行至青年會之前，郭醫生並特地替我注射了一針退熱劑，奇怪得很，今天青年會這一段沒有電燈，黑暗中更令人感到有爲光明而奮鬥的必要！

進青年會，有不少記者，已經先我而來，共到了三十餘單位，他們都是接到了請函即起來，足見新聞界先生是如何關切這一回事，×國新聞處的常夫人親來協助必要時的譯件，是的；一個僑居異國多年的華僑他們是有血氣有正義的，謹此誌謝她的熱忱。

中央日報我雖未發請函，他們也來了兩位記者，還有幾家報社，也是自動來的，八時半開始，我

先向各位記者先生，報告這招待會的起因，是由於中央日報號外所引起的，今天中央日報也有記者參加。不過我先要向中央日報兩位記者聲明以中央日報的身份來參加我是不能接受的，以新聞採訪的立場來，我祇有歡迎而感謝，我過去也在新聞界學習了若干年，我很同情中央日報記者的處境和苦痛，他們的一枝筆，一句話是不能自主說出寫出的，他們的筆桿和他們的口舌，是有他們的主人在管理和控制他們的，從事中央日報的工作先生，內心能說不是痛苦而沉悶嗎？所謂新聞自由，中央日報的工作先生們，是頗難享受的。

其次，我向記者先生報告，今天不敢說是招待會而是向各位先生求援，本人代表本社（交通服務社）為擁護李宗仁競選所登的啓事，不意引起國大會堂內外的惶恐。二十五日中央日報號外及廿六日中央日報，竟以此真正民意之呼聲，栽誣為幼稚宣傳，並將三位副總統的棄選，歸罪于本人之啓事，惟念此次選舉，關係國族前途，特於昨晚分送和平、新民、大剛等報，駁覆中央日報曲解啓事各一則，詎料均未刊出而遭退回，為使各界了然真象，乃敦請各位先生主持正義，予以聲援。

吾人擁護李宗仁先生競選，並非為渠個人，乃為四億五千萬人所寄托之代表，其他人的作風倘一如李氏，則吾人亦當與之看齊，本人自信為對於政治有理解，有判斷力之青年，既從不受人利用，也不會隨意盲從，自己有獨立的人格和求生的辦法，何須向人乞憐？更何須向權貴獻媚？惟鑒于國家已至難以救藥的階段，元首日理萬機，精神，身體兩感痛苦，應有一位具有能力的副總統出面為之輔佐，則垂危之國家當有轉機，李宗仁為戡亂中最適當的副總統人選，站在平民的立場，吾人有擁護其競選成功之義務與必要，我們是擁護他的主張和他過去從不欺人的作風，至于我個人，並不以總統副總統為如何神聖，中國祇要走上民主道路，凡屬國人，以後皆有競選的希望，今天一個平民，以至誠擁護一個副總統的競選者，何必使社會上一般人大驚小怪？此固責人民之不够民主水準；而代表政府之

中央日報，竟幼稚如此，實覺令人失望！此舉乃該報對選舉之有意搗亂，抑且為惡意的中傷？吾人內之已與中央日報步入訴訟行為，且深信李氏競選必獲成功，蓋世間任何事，壓力越大，反抗力越強，民主之風潮愈大，李氏成功的可能性必愈多，至外界誤會余擁李乃受人利用，實則本人與李氏及其競選團任何人皆不相識，今日之社會，凡持正義之主張，皆為惡勢力所中傷嫉視，我今天敢向諸位先生作良心上之聲明，我決不卑鄙，因純潔始敢大膽說話，惟係堂堂正義，始能與惡勢力相持，嗣後仍盼諸位先生能予無力者有力的正義的支持。

五十分鐘，結束報告後，並將李選團之來函及余之書面聲明分送各報記者！

「書面聲明」

諸位先生：

本人今天以一個平民的身份，同時是一個會從事新聞事業的從業員資格。站在一個為大眾服務的民營交通服務社的立場，還鄭重聲明與李宗仁先生素昧生平，毫無關係等於一個不認識的朋友地位，來招待中外記者先生：

本人為着真理，為着正義，為着民主，要聲明我的身份，資格，立場和地位，來提出中央社和中央日報歪曲報道，作一種鄭重的聲明，嚴正駁斥，近一步使其真相大白於中外，依法控訴追究賠償。

諸位知道，本人為什麼要擁護李宗仁先生競選副總統，請把李先生競選主張，和本人廿三日的啓事內容，加以對照，便可瞭解，李先生主張與吾人之要求若合符節，因此以平民身份，略陳平民意見，人人所不敢言的，即是人人所欲言的，本人認為無足驚異，本人啓事動機如此，是國父所說的「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以交通工具來服務社會。是本社的一貫熱誠，為着李先生競選，為李先生服務，接送參加投李先生選票的人，是為國大代表服務，國大代表是來自民間的人民代表，本也就無異為

人民大眾服務，這一點理由說明是毫無政治意味，更無政治背景，可以向中外新聞界諸位先生負責保證。

這一件事的發生，不在於本人廿三日新民報的啓事，實由於三月廿五日中央日報的號外所引起，本人至表遺憾，中央日報「以文害辭」「斷章取義」「歪曲事實」「混淆是非」實不知其意何居？若謂副總統棄選，國民大會休會，軒然大波，均由本人本社一紙啓事所造成，可笑熟甚，這未免太重視了本人啓事，不特是評價過高，亦太估計錯誤，中央日報說：此項啓事，為幼稚宣傳？為謠言？何以該報竟重視此一「幼稚宣傳」輕信此一「謠言」其本身的「幼稚」程度，為「謠言」張目，實屬愚笨的可笑，如果該報故入人罪。嫁禍於人，以謠止謠，澄清誤會，殊屬滑稽，敢向諸位先生介紹，中央日報，如此荒謬，何足代表政府言論？更不足代表真正民意，足以加深各方對政府的誤會，並希中外讀者注意該報，完全是採取「幼稚宣傳」與「謠言」為事實根據的，不足置信。

本人不僅是交通事業，新聞事業一個從事員，而且在抗戰期間從事於軍政有年，還是一個中國國民黨黨員，為着忠於領袖，忠於國家，希望有一個能輔佐元首，完成戡亂，年富力強文武兼資，革新政治，挽救危機，中外輿論，全國民意，一致擁護於人選來擔任副總統，這種動機，無可非議，竟遭受意外的誹謗打擊，使本社業務，本人名譽，受到無形的重大損失，在道義上，在法律上，決不致忍讓，不得不向中央日報取得合法賠償，今天招待諸位，敢以事實真相，全盤托出，接受中外輿論，公正裁判，本人相信，歪曲事實顛倒是非，是抹煞不了真正民主，真理，公義的。

昨天本擬登載本人重要聲明啓事于京市各大報紙，均遭退回是否奉命不許刊載。尙未明瞭，今天本擬邀請李、孫、程、于、莫、徐、諸位先生競選團，各派代表前來參加，因臨時受到勸告，恐引起意外誤會，因此作罷，不無遺憾。

目前副總統選舉，由競選而演進到讓選，最後揭曉，就在明大，民意所趨，人心向背，自有事實答復，本人一個平民，毀譽固不足計，惟以行憲是國家百年大計，中外曠目第一件大事，中央日報所發號外，對本人蓄意中傷，引證不當，難甘緘默，除以法控訴外，特發表上述談話，作為書表聲明，

諸維 亮警

四月二十七日 選舉李宗仁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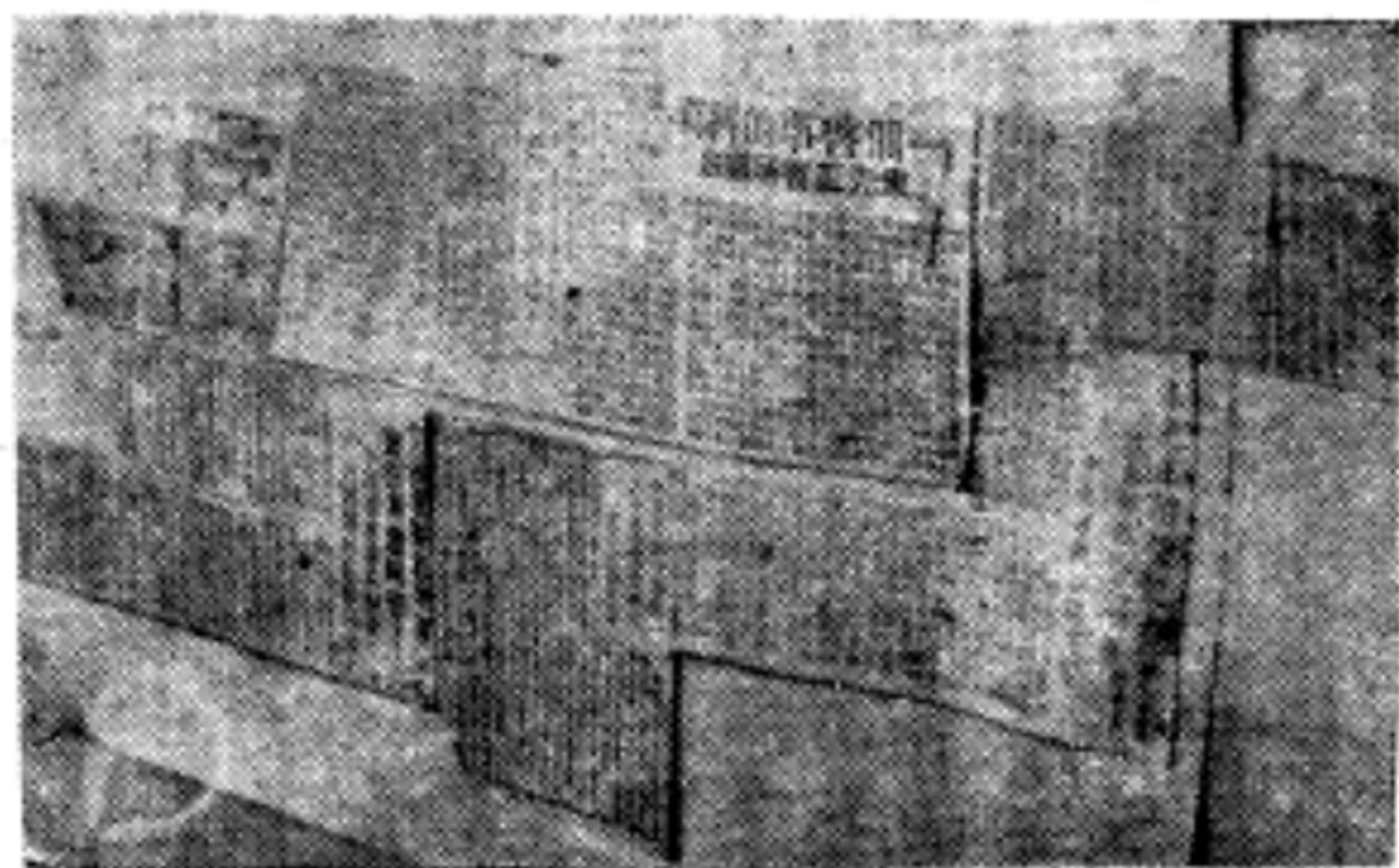
是共產黨嗎？

昨晚之記者招待，于九時半結束，而在十一時仍有記者來社詢問，足見人心之關懷，今日全國各報均于顯着地位載有不同之消息，茲略摘數家報紙于后：

一個啟事的糾紛

朱光正有所辯白

（本市訊）交通服務社總經理朱光正，昨晚八時假座青年會二樓為本月廿五日中央日報號外指摘該社在廿三號新民報廣告欄所刊之啟事招待中外記者，到各報記者二十餘人，朱光正即席發表書面談話外，並謂：本人以平民身份，與李主任宗仁素昧生平，此次為正義，為民主，並且為了蔣主席爭取副座人才，擁護李宗仁競選，不惜將自己工作得來的血汗錢，而在新民報登廣告，聊表愛護國家元首之誠，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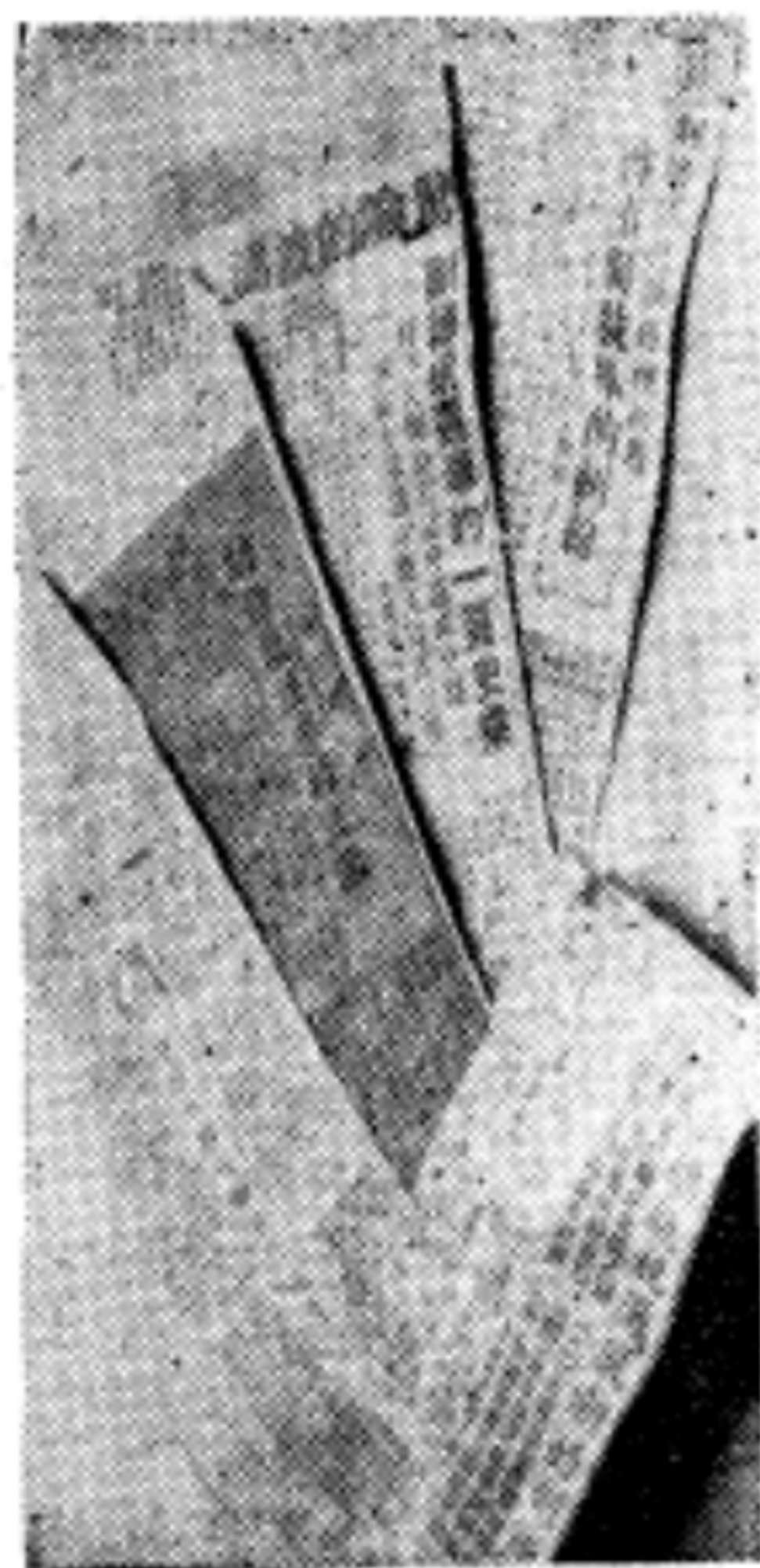
圖為各報報導招待記者談話

竟被人誤解，指「啓事」爲「宣傳」，認「廣告」爲「新聞」，言之殊爲痛心，此不得不鄭重聲明者。最後朱氏又謂：本人原係好意爲國求賢，爲大總統找助手，乃李宗仁競選委員會，亦不相諒，亦來函質問，並限期答覆，本人深感好人難做，大有啼笑皆非之感。言畢，即將李宗仁助選委員會來函及其覆函發表，茲載於下。

(一) 李宗仁競選委員會致交通服務社函：(原函及復函請詳前不再摘述)

編者附白

本報二十三日刊載「南京交通服務社啓事」的廣告，經中央日報於廿五日發行的號外，以及某權威人士對中央社記者的談話，均會引用。他們所引證的，明明是這個廣告，然而，這兩天來却偏偏有人把兩回事看成一回事，把這個啓事，看做報紙的態度，也算是一點「誤會」。



寫特之報各爲圖

廣告可以代表報紙的態度嗎？假定可以，那末，問題便多了。例如：××日報，以前刊載民社黨市黨部的廣告，能說它是民社黨的機關報嗎？它以前曾於報頭旁邊刊載大幅「資本論」的廣告，能否據此即說它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報紙嗎？假如它刊載漢奸家屬爲漢奸辯護的廣告，能誤會它爲漢奸宣傳嗎？假如有此敏感，那末，其常識是否在水準以上，多少有點疑問。這本是很小而且無味的問題，原本擬費詞，不過，既然有人在感覺上，比別人靈敏，所以，這里乃順便提一筆。我想，聰敏的讀者，一定能够辨別中央日報號外以及某權威人士，所引用的是那個廣告，與報紙的態度，根本風馬牛不

相及

京交通服務社

宣稱決控告中央日報

（本報南京二十六日電）京交通服務社總經理朱光正，以京中央日報「曲解」其在京新民報所刊登擁護李宗仁競選副總統之啓事爲有意中傷，朱氏將向法院控告中央日報。按京中央日報昨爲副總統競選事，發行號外，提及朱氏之啓事，認其中所稱「有人認爲大總統蔣公與李先生曾有一度因政見不合，難免彼此心理不相調和，蔣公因而不願支持李氏」。又稱「國際風雲日緊，安內攘外，同屬重要，蔣公應利用其國際威望，不時歐遊訪問，藉以增進國際對我諒解，李先生倘能膺選，對於安定時局，勝任有餘，對外亦足其條件」。等點，爲荒謬幼稚之宣傳。朱光正今招待新聞界，認爲中央日報曲解其啓事，影響李氏助選團名譽，決依法提出控訴。（申報）

李宗仁助選委員會函詢交通服務社

追問廿三日啓事來源

（本報南京廿六日電）南京交通服務社廿三日在新民報所刊載引起副總統選舉波折之啓事（大意見昨報），已發生追究責任之問題，李宗仁競選副總統助選委員會廿三日下午致函該社，查詢此事，該函稱：「查本月廿三日新民報所載貴社啓事，已被廿五日爲幼稚可笑，且認爲已由此造成國大代表及一般社會之譏諷。此與李主任競選委會之名譽有關，究竟此種啓事係受何方何人指使，抑係貴社自行行爲或借此爲招攬生意之廣告，希於函到半日內明白函復，並希在廿七日新民報中仍以啓事刊佈，情，如遲延不復，本會即行依注訴究」。交通服務社總經理朱光正之覆函則稱：「接貴會公函一件，知悉本社啓事對貴會已發生名譽影響，深表遺憾，特覆」朱於廿六日晚八時爲此事招待記者，說明其

於閱悉中央日報廿六日號外後，晚間即擬具啓事送新民、大剛、和平三報但未蒙刊出，朱氏對中央日報之指摘並有所駁辯，且謂渠係國民黨員，其啓事及免費供應選李氏之代表乘坐汽車，係以平民身份而爲，朱並堅稱與李氏從無一面之識。（新聞報）

朱光正招待記者

說未捧誰也未倒誰

中央日報曲解事實

交通服務社總經理朱光正，爲本月二十五日中央日報號外，曲解其於二十三日在新民報所刊之啓事，致引起外界誤傳日前三副總統之放棄競選與此啓事不無關係，朱氏雖事後，分送新民、大剛、和平三報，駁覆中央日報曲解啓事各一則，並依法控訴法院，詎料均遭退回，不與刊登，茲爲便各方了悉真相，特於昨晚八時假青年會禮堂招待中外記者，會上朱氏憤慨陳詞，對中央日報曲解其啓事和斷章取義，混淆是非之新聞，甚表遺憾，且認有失新聞真諦，而民營報紙竟不敢刊登人民呼聲之啓事，可見今日新聞自由之一般，朱氏復稱：本人啓事非但未誹謗任何人，且一再闡述陳立夫先生爲確具遠見之政治家，而蔣主席之開明，亦不在春秋時代桓公及前總統羅斯福二先人之下，本人所登啓事之本意，猶能實行真正民主，及選賢任能，決無破壞何人，或捧何人之動機，並于今日刊登啓事公開說明真情。（新中華日報）

解釋誤會節外生枝

副總統競選波浪中，前日中央日報發行之號外上，說副總統競選的宣傳引起不少誤會，並指出本市交通服務社在新民報上所登的啓事中的字句爲例。昨日交通服務社又接到李宗仁助選團的質問信，

追究責任及用意何在，該社負責人朱光正昨日招待記者，聲明他並無惡意，而且還很贊成李宗仁，並指中央日報所引用的文字爲斷章取義，要告中央日報。又說他本來要登聲明啓事但遭受到警告和阻止登不出來。究竟什麼一回事，要等他打官司時才弄得明白。（中國日報）

副總統競選的神經戰

啓事與號外的糾紛！

隨着副總統競選的突告擱淺，一種外弛內張的政治氣氛，已經籠罩了國民大會的裏裏外外，甚至整個南京政壇，也呈現着，一聲巨雷後的，密雲不雨的景況。

可是，李孫程三氏，雖然一個跟着一個，在聲明放棄競選後，便埋頭於招待國大代表「吃飯」或「茶會」，並無偉論發表，但爲他們奔走拉票，吶喊的「助選羣」，在這一陣「難堪的沉悶」下，却有些不甘寂寞了。於是他們彼此之間，便發生了一些，「各爲其主」的糾紛。

不過，值得奇怪的，倒不是這些糾紛的本身，而是這些糾紛的來得突兀，並且對壘的雙方，又並不是助選團的正面交鋒，而是各以「第三方面」姿態採取旁敲側擊的手法出現。

在四月二十三日的新民報第一版上，登載了「南京交通服務社全體員工以平民身份至誠擁護李宗仁先生競選副總統，特備專身免費迎送國大代表至國民大會堂投票」的一條啓事，在這啓事中，列舉了十二點理由，希望國大代表，都能投李宗仁的舉，這十二點理由中，有幾點是非常鋒銳而富於激動性的。譬如，

第一第六第八三條中，話都說得非常大胆。打一個比喻吧，譬如是一個又臭又大的膿疱，上面結了一層痂，這痂上早已塗上了一些粉，外表看來，若非是熟知醫道的內行，便不知道這痂底下是什麼了，但忽然地，有一個人，偏要把這一層痂揭穿來，於是，臭穢一齊溢出來了！於是，有人要爲之感

覺到「痛」了！

痛了，不能忍受，便要叫出來的。姑不論交通服務社主持人朱光正，究竟是懷着一顆什麼心，是好意，是惡意，是在替誰効犬馬之勞，或者確是代表着人民的公意。這些都不管，只是感覺到不安的人，便終於要瞪眼跳腳拍桌子了。

於是，在廿五日中央日報的號外中，對這啓事中的三條理由，便加以駁斥了，認爲這個啓事，幼稚可笑，而且造成了國大代表間及一般社會之譏諷。

這樣一來，信管觸發了，因此便引起了一陣必然爆炸。交通服務社的朱光正，不甘示弱，昨天傍晚八點多鐘，在中華路青年會招待南京各報社記者，當着中央日報記者的面，把中央日報大罵了一頓。據他說：他的擁護李宗仁，完全是出於人民的本心，而且他與李宗仁是素昧生平的，所以認爲中央日報對他的攻擊是卑鄙的，是代表官方的，是反人民的，一句話說完，他認爲中央日報和他已經勢不兩立了，而且，他曾經擬好啓事稿，答覆中央日報的，也因爲新民，大剛，和平三家日報都拒絕刊登，所以才只得招待記者，向社會控訴。且並當衆宣布，已向法院控告中央日報，至於控告的原因，據朱光正自己說，是受刺激太深的緣故。

然而，據朱光正自己說，李宗仁的助選委員會，對他那擁護李氏競選的啓事，並不如何感激涕零，或是拍手叫好，正相反，昨天助選委會給了他一封信，信上大意說：查本月二十三日貴社啓事已被中央日報駁斥，不但認爲幼稚可笑，且認爲已造成國大代表間及一般社會之譏諷，此與李主任競選委會之名譽有關，究竟此種啓事係受何人指使，抑係貴社自主行動，或藉此爲招攬生意之廣告，希於兩到半日內明白函覆，並希在廿七日新民報中仍以啓事刊在真情，如遲此不覆，本會即行依法訴究。

奇怪就在這裏了，疑問也就在這裏了，朱光正究竟是在「擁李」；還是在「倒李」呢？局外的人

們，真真目迷五色了，好在副總統選與還是在擱淺，看呀！精彩的演出，也許還在後頭呢！

（南京日報特寫）

副總統競選風潮的剖視

（一）李宗仁離京北返之謎

（二）主席召李長談得轉機

（三）第三次投票活動益烈

（四）擁李競選啓事的糾紛

（五）朱光正的兩面不討好

（六）熱誠擁護竟惹出官司

四月二十六日午後，國民大會的主席團，在舉行主席團會議後，發表了一個文告，說是：「程潛、李宗仁、孫科等，對放棄競選，已不再堅持，將聽由大會決定。大會爲便會議更順利進行起見，明日（二十七），繼續休會一天。」當時，許多敏感的人，就在懷疑：「既然已不再堅持，何以還要再休息一天？」同時「更順利」三字，也值得發問。當然二十七日的不繼續開會，是爲着「不順利」的癥結。所以許多人對主席團發表的樂觀文告，在心中不無存着一個「？」號。

這懷疑並不是杞人憂天；在那天李宗仁，却已經作了離京北返的決定。他在決定二十七日飛平之前的書面聲明，也都已經擬好。他說：「本人既經聲明放棄競選，斷不再行參加。亦絕無如外傳會外協商及談判任何條件情事。茲以北方軍事倥傯，本人決行北返。」斬釘截鐵的謝絕參加第三選。其間因黃紹雄白崇喜等對李宗仁的北返，勸請作更縝密的考慮，所以這個書面聲明，還沒有分發出去。然而李氏決將北返的消息，已經略露端倪。當晚九時，蔣主席召見了李氏，從九時談到十一時多，李氏才辭了出來。蔣主席以最懇切的語詞，說當前國事嚴重，請李氏多予協助。同時對李氏的競選情形，表示關懷。主席向李氏保證，中央絕未予任何代表以壓力或統制，一本自由投票爲原則。對李氏北返，當然勸阻。李氏感於主席的坦白誠懇，據說曾經感動得流了淚，就這樣放棄了離京北返的原議，並且作繼續競選的準備。蔣主席召見李氏二小時零的談話，轉捩了可能的不堪設想的政治危局。

從二十七日早晨起，程潛、孫科、李宗仁都已經重新作競選的準備，惡毒刻薄的宣傳雖已停止，但是拉票的活動，却較前益烈了，競爭的主角依然是李宗仁和孫科兩人，如無突然的變化，程潛在第三次投票時，就會被淘汰了的。

在李、程、孫再度準備的當兒，一個插曲家倒也有一提的價值：四月二十三日的新民報刊登着南京交通服務社總經理朱光正擁護李宗仁競選的啓事，列舉十二條，說明李宗仁如何適宜擔任首任中國副總統。這十二條的說明條條尖銳火爆。

這擁護啓事，立刻被某方利用作攻擊的藉口，在大會堂散發的宣傳品，說李宗仁當選三個月會演「逼宮」，就是根據這啓事第六條而來。同日陳立夫打了個電話給李宗仁的秘書蕭一山，請詢這啓事的含義何在？次日李宗仁放棄競選後中央日報所發的號外，也特別指出這啓事是「幼稚可笑」而且是「造成這次糾紛論議的緣由」。李宗仁的助選會，否認與這朱光正認識，在中央日報號外攻擊後，也寫了信給朱光正，要他在半天內答覆這啓事，出諸何人授意，否則準備依法訴究。當日他除了回信給李宗仁的助選會說「貴會對此竟亦未能諒解，不勝遺憾」外，又晚上他又招待記者，說是中央日報的號外，故意毀謗他，要「控訴」中央日報，同時朱光正又聲明他和李宗仁，無半面之緣，擁護啓事全出熱誠。因「熱誠」擁護人，結吳惹出官司來，豈非笑話？」（上海鐵報）

從這些同情的呼聲中，中央日報之可恥，由此可見，南京日報謂余四月廿三日之啓事，為鋒銳而富於激動性的，其中幾點，揭開了掩飾毒瘡的痂疤，被揭破而感覺到不安的人，便瞪眼跳腳拍桌子了，中央日報今天也有一般新聞：

「交通服務社啟事實在用意何在？」

李競選會請其答覆否則即行依法訴究

（本報訊）據李宗仁競選委員會昨（廿六）日致本報稱：閱 貴報二十五日下午所出之號外，解釋競選副總統者彼此間誤會之由來，而以二十三日新民報所載南京交通服務社啓事為證，用心非不良苦，惟既引該社啓事中語，則本會不能不鄭重聲明，此完全為該社所發出，究為惡意中傷，抑係幼稚可笑，或竟為該社借此作推廣生意廣告之用，三者必居其一，除已函該社明白聲駁外。特函請刊布，以明真相為荷。此致

中央日報

李宗仁先生競選副總統助選委員會啓

四、廿六。

函中並附有致交通服務社函一件，（編者按原文詳前）

南京交通服務社昨（廿六）日下午八時半假青年會食堂招待記者，由朱光正對記者發表聲明，據稱，廿五日本報號外，所引渠在廿三日新民報上所登啓事，為「歪曲事實」，將依法控告本報。渠並稱昨（廿六）日接李宗仁競選副總統助選委員會函，並已簡單致復，略稱，廿三日所登啓事，竟引起外間誤會，至為遺憾。函中對於該會所提出質問數點，俱未答覆。」

中央日報無以為詞，竟指本社對李選團之來函質問數點，未予答覆為辭，聊以自辯。

李宗仁沉痛演說

李宗仁先生，昨日午後七時，在安樂廳李氏助選委員會，發表放棄競選之演說。歷述其動機及改革政治之抱負，並力斥渠之競選費用來自共產黨的謠言，略謂「渠之參加競選純出於忠心愛國至誠，不意竟受阻礙，宣布放棄實出於不得已。此次參加競選之同志，為渠四十餘年難患之交，今為競選而發生誤會；不但此也，即各競選人助選團之人士，不是渠之朋友，即是同事，由彼此誤會之結果，已令各助選團友人彼此間不願見面，即見面亦不願說真話，在宴會間常生隔閡，長此發展，黨內勢必分

裂，凡此情形，使渠痛苦，為滅除領袖困難，故毅然放棄競選，呼籲黨內團結，共赴戡亂勦匪建設事業。繼稱：渠放棄競選副總統，但絕不放棄民主政治和革新的主張，謂渠希望不必競選成功，而可以超然地位隨時向領袖進獻忠言，以求改進，遠及近有攻擊渠之謠言，李更表沉痛，謂渠競選動機十分純潔，然有人誣渠具有野心，並公然說：「選李宗仁即是共產黨」，又謂「李宗仁競選費係共產黨支給」，說者不知是何居心！渠謂：十六年即鼓勵蔣主席清黨，生平痛恨共黨陰謀，平日對共黨防範最精密，從未受其利用，關於國大主席團作勸渠打銷棄權的意志，渠謂：我當時表示，棄權是個人自由；至於簽署提名渠為候選人的代表，允許或不允許放棄，則由主席團自己接談，但最後渠個人仍有抉擇的自由，說到這裏，台下有人高呼：「不讓李宗仁放棄競選」。氏繼續說：渠廿五日夜在中央黨部對幾個朋友說：渠運氣不好，最倒霉，講迷信就是八字不好。因為渠是南方人，然北方有很多朋友：渠是軍人，然和穿長袍的教育文化界朋友最要好；渠是中國人，然得外國人同情。為此參加競選，今日就受如此阻力，復強調今日黨內外有封建殘餘勢力阻止民主政治，必須革新，然後可以完成戡亂剿匪事功。臨末，語調更為憤激，據稱：今日世界真話說不得，說了要吃虧。譬如說剷除貪污，澄清吏治，有人不以為然，講政治革新也無人願聽，可見他們很滿意現狀，在危急存亡的時候，還粉飾太平，真是傷心之至！至此，連連稱：「我為軍人，秉性魯莽，不會說話。」演說共歷三十五分鐘始畢。

（三七、四、廿七日全國各報）

李氏今日演說時，已無往日之笑容，狀至愁苦，其內心之隱痛，不言可知矣！

對副總統選舉波折，民青兩黨發表如下之聲明：

民青兩黨發言人楊浚明，周謙冲昨日對副總統選舉紛擾聯合聲明，全文如下：

「關於副總統選舉，已於本月廿二，廿三兩日，繼續舉行兩次，選者與被選者均依法進行，情況

大體良好，乃二十四日正準備進行第三次投票，而法定候選人程潛、李宗仁、孫科忽先後以放棄競選聞，三氏果無必須放棄之原因，吾人不能不認爲其舉措似欠考慮；若以環境關係，勢非相率放棄不可，則吾人不能不爲憲政前途抱莫大之隱憂。

過去關於制憲原則，曾經各黨派及社會賢達長期協商，去歲制憲國大，吾人亦曾參與致力。但本屆國大法定名額爲三千零四十五名，我民青兩黨合計，不足總名額九分之一，維護憲法之尊嚴，吾人雖引爲無可旁貸之天職，但會場自由和協空氣之維持，則仍有賴於國民黨之努力，現既釀成如此之紛擾，吾人不能不引爲遺憾！

今大會已因此次不幸事件，不得已休會兩日，而時局嚴重，中外觀瞻，均期待大會圓滿結果，副總統依法產生，事實昭然，不容發生任何枝節，顯而易見。因此我民青兩黨不能不本以往維護憲法之初衷，團結禦侮之宗旨，內有以平抑國人鬱勃之怨望，外有以正友邦之觀感，凡有損憲法精神之任何舉措，吾人決無法苟同，至選舉進行，必嚴格遵守自由之原則，謹此奉告大會同仁敬希亮察！」

民社黨主席張君勵對副總統選舉問題，昨日發表談話如下：

「自民國以還，歷次總統選舉，皆有風潮，此次選舉總統，總算順利產生，詎意副總統競選至決定階段，候選人相率聲明放棄，掀起軒然大波，此乃對於法治與民主認識不足之故。

所謂法律，猶匠人之規矩，憑之以成方圓，不能絲毫夾雜情感意氣，要有以法律「懸諸國門不能易一字」之精神，若憑一己之好惡，任意高下其手，不足以言法治，民主政治之要義，須承認公平競爭，一切問題，須公開討論，以理由服衆，問題自易解決，英美政治之可貴，在舉國上下有一絲不苟之莊嚴守法精神，此種莊嚴守法精神，爲立國之本，值得效法。

副總統之人選，本黨原冀國民黨提出一人應選，前曾明白宣言，後國民黨以自由競選方式出之，

既定自由競選，即當尊重代表自由意志之投票，以樹民主政治之規模，本黨甚盼勿以副總統競選之故，引起不良後果，有負國人殷殷之望。

民主國家，選舉以前，意見紛岐，司空見慣，一經選舉確定，過去種種，渙然冰釋，吾國行憲伊始，深望養成民主風度，對懸而未決定之副總統問題，能本憲法自由競選精神，速得圓滿解決，以免騰笑中外。」

中國青年黨主席曾琦，頃發表談話云：「此次選舉，余自始即主張兼採『四方民主精神』與『東方禮讓精神』，故對總統副總統均不願出而競選，誠以國民黨當國二十年，人才衆多，地位優越，少數黨理宜讓其當選，俾負較多且重的責任，現大總統已經選出，副總統選舉忽生波折，此誠大會之不幸，尤屬憲政之危機，余實不勝憂慮，所望競選者，皆能本政治家之風度，以民意為從違，不因波折而退却，不以失敗而灰心，余嘗謂政治家宜具三風，一曰風度，進退出處，磊落光明，榮辱得失處之泰然，此風度也。二曰風骨，富貴不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風骨也，三曰風誼，揚人之善，成人之美，急人之急，憂人之憂，此風誼也。能以三風昭示全國，則競選無論成敗，均必為國人所敬仰，如近日三原于翁之風範，即可為一實例。昔張江陵嘗謂：『得失毀譽，成敗關頭打不破，天下事無可為者』。諸葛武侯自言：『吾心吾秤，不能為人作輕重』。余信當國者，必均有此雅量，現值戡亂建國之際，宜懷『師克在和』之旨，勿為親者所痛，仇者為快，庶免共產黨竊笑於旁，須知紛爭務宜避免，和諧乃克團結，競選之孫李程三君，皆屬同一黨籍，諒無不可和諧之理，余甚盼其能以西人賽球之道德，示國人以憲政之模範，俾大會仍得順利閉幕也。」

（全國各報）

副揆競選微妙一面

程潛只有『退』之一途，李孫却是『以退為進』。

副總統競選引起了軒然大波，三位候選人由競爭而棄權，又由棄權而再競選。這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問題的癥結，自然是在自由競選與統制選舉之間。副總統競選，本來因為擁護集團乃是黨的中堅，而這樣一集團在國大又佔絕大的優勢，以為左券可操，不妨大方一番，因此決定了自由競選，那知二十三、二十四日的兩場選舉場面，却不如人們理想。第一天李宗仁以七五四票壓倒了孫科的五五九票，程潛亦以五二二票進入複選之列。第二天，李宗仁復以一一六三票擊敗了九四五票的孫科，程潛亦有六一六票，這票數以之獲選副總統，固然不足，但反作用上，的確是孫科的腹心大患。

再加之李程桃園結義。于右任初選失敗，其選票便應約轉移到了李德公的名下，因此第二天李得票數破了一千大關。假使再選一場，程頌雲再依法淘汰，那末其選票再轉移一次，李德鄰有穩坐寶座之可能。在另一方面，救國日報的幾篇文章的確使孫科在代表中的印象受有損傷，廣東代表在救國日報一打之後，間接就更影響了孫哲生的競選，在這樣的一方面如日方昇，一方面如日西下的情勢之下，除非不希望孫哲生上台，否則「自由競選」的辦法必須加以修正。孫先生自然是被人們要求着作為未來的副總統的，那末，祇有修正一下自由競選的方式了。

於是，擁李，擁程的黨員們，一批一批的被警告：誰選李宗仁，誰就有陰謀，擁李的代表們紛紛受到警告，精神上受到干涉，一時由「吶喊」而「徬徨」了再一方面，二十四日的夜晚，四巨頭夜訪李宗仁，請他考慮退讓問題，他們願意保證，如果李退讓，可以給以一名院長，和補償李的全部競選費用。可是李沒有答應，但為了他的選民被認作了「有陰謀」，他祇有在深夜二時，決定退讓了。

程頌雲在這次競選中，則是扮演了一個幫襯。如果李宗仁棄選而程依舊堅持，則李的選票一定在程的囊中，孫哲生依舊無當選之望，因此要孫氏上台，非請程氏一併退讓不可。程潛在整個局面中，

雖已無當選希望，但他却是舉足重輕的角色。程潛終於退讓了。雖然，有人說，他是「奉命」退讓的，他自己却承認了「自願」退讓的，但無論如何，在他的地位上是不能不退讓。

二十四日的夜晚，程李先後退讓了，這個夜晚是一月來緊張的一個夜晚，李宗仁還是堅持競選呢？還是毅然放棄呢？這不僅是擁李代表所躊躇不決，就是一般旁觀者也十分關心。

可是李宗仁在二十五日晨，在聲明退讓以後，向助選的國代們致詞，曾一再表示，他主張的革新運動，仍然要慢慢地展開。這在某些人聽來，是有些不大那樣的。而二十五日的下午，李氏助選團一千餘人所組織的「民主憲政運動委員會」成立了。晚上，程潛的「憲政協進會」也成立了，後者擁有會員六百餘人。兩方的合流祇是時間問題，而且還準備收非國代的會員，各地設分會，成立永久機構，這種種，在某些人看來是頗為那樣的。

再加兩個助選團的成員在廿五日上午的國大裏大鬧，以致無法開會，他們是準備鬧得國大開不成，而宣告閉幕，二年後再選副總統。如果真的永久鬧下去，鬧得國家沒有個副總統，也是太不像話了。

孫科於是也在廿五日中午，在謁主席後宣佈退讓了，這個退讓乃是一種「表現」。

於是，中常會依舊決定下「自由競選」的原則。雖然，這「自由」的限度還是疑問。

實際上，李孫兩人，都是採的「以退為進」政策，李是硬功，而孫是軟功。惟有程潛則是真的祇有退的一途，因為以他的票數，絕對沒有當選之望，但「退」也得有條件，他決不願意因他的一退，而使非理想的人當選。在三度投票中，程氏雖還是參加競選，但他是保守着既得之票已足，準備淘汰後移交的前途。是的，這幾天來，程氏助選團的費用，據說已不是他們自籌的了。（上海新民報）

李程組織新政團

李程兩選團，成立兩個永久性的組織，一為民主憲政運動委員會，一為憲政促進會，我不明兩位競選團居心何在？報復乎？抑雪憤乎？如報國有心，何須在競選時間發生問題而出此一策耶？如兩競選團先生們因憤激而出此，國人當可諒之，否則，國家將步入更可怕之分裂途徑矣！站在老百姓的立場，我希望他們不要急急於此時為之，以主席的開明，決不致使李程兩氏失望，即以因李程孫三氏棄選在廿五日舉行的中常會而論，國民黨國代主張在三人外另外提名，是日該會由蔣主席親自主持，對這問題固曾作長時間的討論，但結果並未採納是項意見，仍指示應自由競選。

全國各地一般消息

(一) 僵局漸打開，三候選人各有所談，程、個人不持成見，李、放棄競選係個人權利，孫、惟大會決定是從，茲擇要轉錄於后：

三候選人接納公意

不再堅持放棄競選

國民大會繼續休會一天

總裁保證堂內不偏袒任何人

(二) 李宗仁廿六日夜奉召謁見蔣主席後，廿七日午白崇禧代李氏宣布仍參加副總統競選。國大主席團廿七日下午開會，決定廿八日晨大會進行第三次副總統選舉。看情勢比前兩天轉好。廿八日第三次選舉或可選成，不過暗流尚未全消。助選方面也不無矛盾，前途發展必須在第三次選舉之後，纔能看出些眉目來。

(三) 廿七日晨白崇禧奉召謁見蔣主席，白氏和李宗仁氏也有接觸。當午在安樂廳向李宗仁氏助

選會的國大代表宣稱：「李主任宗仁對於放棄競選本甚堅決，並定於今晨離京飛平。惟昨晚奉蔣主席召見，懇切勸慰，仍望其繼續參加副總統競選。對於惡意宣傳，主席已甚明瞭。對於造謠生事，尤為震怒，對於代表投票，主席並鄭重聲明絕對自由。故李主任已表示仍繼續參加競選。本人奉蔣主席命，轉達各位代表先生，敬希共體時艱，在舉行下次大會時，完成此次國大的神聖任務。」李氏助選會廿七日下午亦分函國大代表，內稱：「在此休會兩日之間，李先生及本會絕未與任何方面作何協商，或涉及任何條件，更未談及出任行政院長之事。事實上，各方面亦未有此舉動。不意外間謠傳，與報紙著論，均有所謂『妥協方案』者出現，則完全與事實不符。昨晚九時餘，蔣主席先後召見白崇禧李宗仁先生時，慰勉有加，情意懇切。表示國步艱難，倚畀時殷。並重申本黨臨全會中常會之決議，對於副總統之選舉，絕對以自由競選為原則。教勸一本初意，繼續競選。並特囑白崇禧先生代向各代表宣達其意旨，李先生感於蔣主席訓示之誠摯，已決定取決於全體代表之公意，敬請仍本選賢與能之旨，一致以神聖莊嚴之票，投諸李宗仁先生。」

(四)國大主席團廿七日下午四時會議，由許惠東主席。討論結果，決定廿八日上午九時舉行第三次副總統選舉大會，推胡適任主席，並推于斌向大會報告勸說三位候選人收回放棄競選的經過。此外出席主席團會議的各代表，一致同意分頭向各方勸說，不再在會場內散發有刺激性的宣傳品，李宗仁孫科程潛三氏的助選會，在各報刊登競選廣告停了兩天，廿七日又送各報恢復刊登。三位候選人廿七日晚分別向贊助他們競選的國大演說，內容分誌如下：(一)孫科廿七日晚在龍門酒家，向贊助他競選的國大演說，大意是：「我本已放棄競選，現雖已接受中央不准自由放棄競選的指示，但以後的地位乃是應選而非競選。關於競選工作，已移交助選委員會去做了。諸位可各本自己的良知，自由投票。至於最近謠言說三位競選人已有協商，決定將來的出處，此事毫無根據，絕對不確。(二)李

宗仁廿七日晚在安樂廳向擁護他的代表說：「諸位熱烈督促我不要灰心繼續參加競選，我十二分的感謝，並對這種熱情表示接受。但我的放棄書已送交國大主席團，在法律上講，大會是否接受放棄，或仍要我競選，大會是應該有所討論和決定的。因此，依我的推想，討論應否准許我們三個人放棄競選，那是明天上午大會應有的過程。我也希望大家不要灰心，要加緊團結，並努力增加力量。」（三）程潛廿七日晚也向擁護他的代表們表示，以後只是應選而非競選。據他的助選團負責人告訴記者：「我們不預備再拉票，不過決定要將已經被人用政治經濟力量拉走的票，爭取回來。」（大公報）

中國國民黨中央常會所推派之代表王寵惠、張羣、白崇禧、張知本、陳布雷、張厲生等，二十六日午晉謁 蔣總裁，報告與副總統競選人程潛李宗仁孫科三委員洽談經過，程李孫三人均已接納中常會之公意，對副總統競選問題，聽國民大會決定，不再堅持放棄，蔣總裁聞之至表欣慰，認為如此則大會選舉可望順利進行，并表示甚望本黨籍之國民大會代表，亦一致體會本人在中常會中歸納衆意所宣示之要點，早日完成副總統之選舉，按蔣總裁在廿五日中午常會時之指示即謂：（一）中常會仍遵守四月六日臨時全會之決議，對本屆副總統，本黨不決定候選人，本黨同志在國民大會中得依法參加競選。（二）本黨同志選舉時，均可乘其自由意志，選擇其所認為適宜之候選人。（三）本黨同志參加助選或選舉者，自可表示其言論之自由，但絕不可有相互攻訐對方之宣傳，換言之，即積極的可以鼓吹選舉某一候選人，而不應消極的指摘任何候選人，並應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庶可為首屆行憲之選舉樹立良好規模云。（中央社）

國大主席團，今日四時召開緊急臨時會議，商討副總統選舉問題，首由于斌等報告，代表主席團與程潛、李宗仁、孫科等三位副總統候選人商談之結果，繼續詳加研討後，決定明日續休會一天，俾主席團與三位候選人及三競選團之間有充分之協商時間，使能確定一切原則，而順利進行副總統之選

舉，關於副總統選舉，應如何進行，將於後日上午大會中，先行提出討論，俟獲得圓滿解決辦法後，再行選舉。

副總統選舉擱淺後，今日大會主席團及國民黨中常會，所推派之代表，分訪程李孫等候選人，勸一本初衷，繼續參加競選，據胡適于斌等告記者，會議結果，甚為良好，各候選人對放棄競選一事，已不再堅持，惟皆稱：應由大會決定，然明日大會仍休會一日，可證明此事目前仍有困難，需待解決。據記者探悉：目前對放棄競選態度，較為堅決者，為李宗仁氏，渠認為若不能實行真正的自由競選，繼續參加競選，對擁護渠之代表，頗多不利，為顧全代表利害關係起見，自乃以放棄為宜。蔣主席於今晨十一時，曾召見白崇禧氏，囑轉告李氏，繼續競選，國民黨內，決不單獨支持任何候選人，蔣主席中午召宴于斌、胡適、曾寶蓀、孫亞夫、陳啓天、王寵惠、陳布雷、張羣、張厲生、白崇禧、張知本等十一人，此亦會重申此項保證，囑轉告各候選人，安心繼續參加競選，惟為免除各方誤會起見，各助選團，為盡量減少活動，此事據目前情勢推斷，必須程李孫三候選人及其助選團先行在會外協商妥當，而後始可順利進行選舉，大會恐將延長至本月底，始可閉幕。

(一) 李宗仁孫科程潛昨日先後聲明放棄競選副總統，大會主席團及國民黨中常會，曾推派胡適、于斌、陳啓天、孫亞夫、曾寶蓀、王寵惠、張羣、白崇禧、張知本、陳布雷、張厲生，分別勸慰三氏，並勸其打消放棄原意，于氏今晨曾分別往訪孫科、李宗仁、程潛勸慰，聞孫科已表示可能予以考慮，李宗仁，則堅決表示，為表其光明磊落起見，仍不擬參加競選，程潛表示視大會討論結果，再行決定。惟另據關係方面消息：李氏曾向其助選團國大代表表示，如真正自由選舉，不受任何黨派勢力壓迫，即可考慮參加競選，否則決不變更決定，免得代表為難。(二) 李宗仁今午十二時半曾向擁護李氏參加競選之代表，書面聲明稱：如係保障民主自由，掃除包辦障礙，真的自由競選，可予考慮，

該項聲明，係由章永成代表，於重慶安樂廳內宣布者。

程潛於今日主席團會議中，提出與選舉無關，但為重要而幾為大會所忽視之三點意見；（一）大會對於政府各部門所提質詢案之答覆，究為問題，抑尚有其他意見。（二）匪區國代不能返回，應如何處置。（三）設立臨時駐會機構案，究應如何辦理，當經主席團討論後，決議推王雲五、顧毓琮、潘公展等十一人，組織小組委員會，對以上三項問題，研究擬具體辦法後，提交大會決定，並以王雲五為召集人。（武漢日報）

程潛出任副總統說

黨內曾有人如此提議

惟目前情勢尚難肯定

（本報南京二十六日專電）據唐式遵等今晚六時在憲政協進會，國大代表招待會上致詞稱：李宗仁及孫科二氏皆曾向程潛先生表示願支持程氏競選，故目前程氏競選委會，所採取之態度，不是再積極「競」選爭取選票，而是團結自身力量，靜待外界情形之演變，至適當時機再從事聯絡，即可「水到渠成」。另據國民黨權威人士透露，昨中常會中，曾有人提議，此次副總統競選糾紛，係因孫科李宗仁氏激烈競選，發生摩擦所致，故為團結黨內力量，減少今後困難，孫李二氏，最好皆行退讓而一致支持程潛當選副總統，孫李二氏則於行憲後，由總統（即國民黨總裁）提名分任立法行政兩院院長，此事雖未作成決議，然而蔣主席當時在場，並未提出異議，故可能亦為張羣等對孫李程談商時之一項基礎。惟據接近李宗仁人士談，李氏未必樂於出任行政院長，此事諒可能實現，然此種趨勢，與程潛至為有利，則可為斷言，副總統之命運，咸信將於此數日各於會外協商之中，獲得最後決定，如孫李間之矛盾仍不能解決者，程潛可能以第三者之身份，獲得孫李之一致支持，於選舉時，處於最優越

之地位，而當選爲副總統。（武漢日報）

△「國大」演至副總統競選一幕，淋漓盡致，百丑並舞，莫此能勝，嘆觀止矣。或以「財」競，或以「派」爭，副總統未到手，汗名已遍體鱗。

△稱自由競選矣，又以民主爲標榜，而派系作風，甚於專制。吾人無愛於任何候選者，但如白崇禧所謂，李宗仁退出競選，由於不願擁護彼之國代遭受過分壓迫，然則壓迫何自而來，小民願知其詳。

△民主一詞，今日休談。不見中央黨部要員紛紛勸李宗仁放棄競選，並以「院長」一職爲餌乎？如其然者，何不於競選前勸其放棄？今李氏勢盛而勸之，行知孫科當選亦失人心，而國民黨威望有減。（鐵報）

前晚國大主席團會議，決定請程李孫三氏繼續參加競選，經過多方勸慰，據聞三氏已有不再堅持放棄競選，表示尊重大會公意的意向，如果能夠從此進而恢復二十四日以前的態勢，繼續從事第三次選舉副總統的投票，自然是極可欣慰的事，但是自次大會自從開幕以來，許多爭執和糾紛不是發生在各黨之間，而都發生在國民黨內部，却使人感到萬分遺憾！

——摘錄上海中央日報社論——

我為甚麼脫離國民黨？

國代選舉，使國民黨同志離心，立委選舉，使同志傷心，當前之副總統選舉，竟使黨員見之而灰心；今日的國民黨，充份表現內在的派系之爭，由於派系之爭，使黨員失去了信心，一個黨，到了祇顧個人派系出路，抹煞黨員的共同利益，被少數人把持操縱，則失去了黨員擁護的價值，今日國民黨之最大危機，即負領導之責的高級黨員，不知澈底改過，多數黨員不滿黨之作風，已達於最高度；派

系之鬥爭愈烈，禍國殃民亦愈烈，造成是非不分，黑白不問，相互猜忌，各不信任，自身非僅不圖革新，且誣一般革新者為共黨，為匪徒，余近幾年來受黨內之刺激與壓迫極深，兼以目覩國代，立委、副總統三次選舉之事實，更對黨的前途失望，乃決心脫黨，以便將來為真正民主而奮鬥？脫黨啓事送登南京人報。茲錄上總裁書及代電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如下：

「總裁蔣鈞鑒：光正自入黨以還，忠黨愛國，不敢後人，革命獻身，一息未嘗稍懈，回憶抗戰八年，神州板蕩，卒能在鈞座英明領導下，光復華夏，再造河山，豐功偉績，民無能名，方欣國運昌隆，躋於大同之域，民權澎湃，宏於行憲之時，不圖勝利三載，匪禍中國，災難遍地，而貪污之風，亦隨之日甚一日，怒焉心傷，仰維鈞座，宵旰憂勤，戡亂建國，全黨同志，當如何倡導全國人民，淬厲奮發，匡時濟世，共渡艱危，以為天下後世開太平也。語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又云：『匹夫不可奪志也』而黨內同志竟有少數頑固份子，意圖操縱黨政，樹立派系，使怕死要錢不做事之假國民黨員，充斥其中，只知朦朧領袖，欺騙民衆而已。光正凜於匹夫之義責有未盡，志有未伸，此所以聲明脫離中國國民黨籍也，今後當以孤臣孽子之節，志士仁人之心，光風霽月之襟度，赴湯蹈火之精神，以一介平民，還我自由，奮鬥民主，區區愚誠，諒亦為鈞座所鑒諒。馭夫堂高簾遠，呼籲無靈，脫黨之舉，乃促進革命陣營，加強團結，言有盡而意無窮，容圖有機再罄所懷，先此稟白。

恭肅敬叩

鈞安

平民 朱先正謹上 四月廿七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鈞鑒 光正自入黨以來效忠黨國未敢後人嗣以遭受黨意外刺激與摧殘有感脫離黨籍之必要除函南京市黨部辭却民衆運動委員外鈞部頒發之特字 86276 黨證一紙隨電附還朱光

正叩感」

四月二十八日 選潮已過 國大續開

今日舉行副總統三次復選

三天的陰霾，每一個關心國事的人，都感到鬱悶，在國大主席團先生努力奔走下，二十八日的大會終於順利進行，可是在大會的早晨，每一個代表，仍然是沉重緊張。

綜合各報紙的記載冷靜了三日的會場，今天蒙上了平靜的面幕，滿座飛的傳單宣傳品，也已失蹤，投票前一刻，白部長根據八百代表提議，請主席團注意投票秩序，以免操縱，十時半投票開始，在空前迅速，和井然有條的秩序下，投票時間共用去一小時，十一時半開票，結果仍以李宗仁第一，孫科次之，程潛則被淘汰。

午後，李孫助選團分外忙碌，紛紛出動，通宵拉致已落選之程潛的基本票，兩湖代表，一時皆為李孫最注意之人物，李孫二氏兩次往訪程潛，內心的緊張可知，兩選團分別在各自競選之大本營龍門酒家與安樂廳大宴賓客，李宗仁並向二百餘兩湖代表致詞：

「李宗仁對二百餘名支持程潛之國大代表致詞稱：當本人在南京遇程先生時，程氏即稱如渠不能獲得多數即將其票子移送本人，至於本人則亦作同樣諾言，我倆在需要政治改革之意見上完全一致，中國需要政治改革，凡贊成此項改革者請一致投選本人，本人將根據此莊嚴之諾言，及各位代表之期望實施政治改革，協助總統。我人必須作政治、軍事、經濟、教育、文化上之革新以獲得人民之支持，及復興黨的精神，本黨必須改革以恢復總理之革命精神，腐敗份子必須一律剔除，本人不怕共產黨，因其在物質與精神上與國民黨難與相抗，然本人所怕者仍係本黨自身之腐敗份子，日本之侵略終經

八年抗戰而擊敗，共產黨將同樣予以擊敗。本人不計選舉之成敗，若能成功，那自更好。若本人失敗，則希望凡支持本人者繼續爲團結政治改革而努力奮鬥。（合衆社電）

鹿死誰手看明天

「副總統之競選，經今日上午第三次選舉後，競選情況，益形緊張，似已至短兵相接之最後階段矣，現李、孫雙方之助選團均紛紛出動拉致已落選之程潛基本票，李、孫亦親自出動，訪問程潛，程潛及兩湖代表，均已成爲各方最注目之人物，今日通宵達旦，汽車絡繹於各代表之寓邸與旅舍，往來頻繁，緊張非凡。

程潛所寓居之上海路合翠新邨四號，今日貴賓咸集，羣賢畢至，冀以爭取程潛之同情。下午三時許，孫科往訪，未十分鐘，李宗仁來訪，三人晤聚一室，雖相互握手，然各有心事，未便和盤托出，僅以天氣很好爲應酬之詞，偕坐片刻，相繼告辭。又經時未幾，李孫又先後往訪，程潛於晚八時，赴中央飯店孔雀廳，出席助選之民主促進會聯歡會議，表示致謝，競選之初，原以成敗不計，故落選並不意外，各助選代表，則譽揚備至，程氏始終未公開表示或暗示支持何人，態度沉默。

以言兩湖代表，爲雙方爭取之目標，似已分爲兩方面，不再集中於一人，今晚七時，孫科歡宴兩湖代表一部份於立法院，熱河路一號官邸及龍門酒家，均大張筵席，燈火輝煌似有城開不夜之概。晚八時，李宗仁親赴重慶安樂廳之助選大本營視察與聚餐，並未致詞，安樂廳之情形與龍門酒家熱鬧相彷彿。白崇禧於晚間在官邸歡宴新疆出席代表及兩湖代表之又一部份，似爲李宗仁致意及吹噓。

依今日情勢而言，程潛票之轉移關鍵甚大，如能爭取其中三百票者即可膺選，然明日選舉結果，票數不致過於懸殊，相差至多僅數十票而已。今晚都中猜測誰可當選？銖兩悉敵，未敢斷定也。（前線日報）

孫科今日下午在立法院歡宴國大代表，一般皆稱之爲「新代表」，孫氏于席間申述政見，籲請渠等支持，立法院今日門禁森嚴。晚間，擁孫之代表雲集龍門酒家，廣泛交換有關競選之意見，並舉行若干小組會，晚十時四十五分，孫科偕夫人蒞龍門，繞場與各代表略事寒暄，旋即登樓與吳尙廉，鄧公權等密談，至十一時〇五分，始離龍門返邸。（上海和平報）

△某擁孫之女代表對記者說：百家姓上，趙錢孫，「而孫在前邊，李在後邊，當然是孫科當選無疑。」某擁李之代表則說：「蔣主席做總統，則副總統一定是李宗仁無疑，蓋二人姓字頭上一是草，一是木，草木關聯有相輔之意」（新民報）

李宗仁將軍於本日第三次復選後，於其競選總部，以愉快之心情，接見本社記者稱：渠有勝利之信心，渠希望能獲得程潛將軍之選票。（聯合社電）

本日午後李孫兩競選團，其工作較任何一天爲緊張，蓋程潛基本票轉移之關鍵極大，誰能爭取三百票，即可當選，鹿死誰手，祇等明日四次決賽。

四月二十九日 民意戰勝了官僚

李宗仁競選成功

控告中央日報上訴書，今日上午已委託律師婁震東依法律程序辦理。

起訴書原文如後：

「自訴人朱光正

被告人馬星野

爲偽造文書，毀壞名譽，請求懲究事，查自訴人於本月二十三日與交通服務社同人以平民身份，

於新民報登載擁護李宗仁競選副總統啓事，此純係出於國民愛戴民主之至誠的意思表示，乃被告領導之中央日報，竟將自訴人之原意，如啓事第一款本謂「蔣主席素具開明政治風度，天下爲公，必無人我成見，且引古代之桓公與近世之美總統羅斯福爲比證，而被告却故意截去原啓事上下文重心之所在竊據大總統蔣公與李先生曾有一度同政見不合，難免彼此不相調和，蔣公因而不願支持李蔣」等語，作爲藉曲解原文，以售其挑撥中傷之奸計並妄誣民意至誠擁戴爲幼稚，宣傳，且逐條曲解，惡意顯然，按其行爲，如以中央日報係中央機關之報紙論，則被告職膺首長，明知爲歪曲不實之事項而散佈號外公然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文書，其爲足以生損害於他人之行爲，已無可諱言，實犯有刑法第二一三條之罪嫌，即使退步言，如被告之行爲，至少不難免刑法第三一〇條第二項：「意圖散佈文字於衆而指摘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項」之適用，爲特依刑法第三一一條提起自訴，仰祈依法判處被告以上敘應得之罪，謹狀首都地方法院自訴人朱光正」

第四次副總統選舉，于今日上午十一時十五分開始，出席人數爲二七六六人，十一時投票完竣，休息二十分鐘開票，當開票開始時，全國各地所有收音機，均在靜聽未來副總統屬誰的消息，我當然不能例外，在病榻上，筆記孫李之票數，不少鄰舍亦相圍聚聽。時之值中午，然彼等已忘記了腹中的饑餓，聽到李宗仁唱名的聲音少，他們就愁眉，聽說超過孫之選票則交相喜容，其緊張之情，余無以形容，自己也在暗祝上蒼。上帝果有靈，中國果有救，則應由李宗仁獲勝，當洪蘭友秘書長報告開票之結果，李宗仁先生得一四三八票，孫科先生得一二九五票，此一消息，瞬息傳遍全國，人民均在不約而同聲的說：「李宗仁當選了！」民意終獲勝利！使余病痛亦頓感舒適而不禁欣喜如狂，自動燃放爆竹，爲民主前途賀，爲大總統得輔佐人賀！爲李宗仁競選成功賀！

今晚之曲園酒家、孔雀廳、百齡廳及安樂廳，均有李氏之足跡，向各地代表示謝意，八時應記者

集體之請參加記者茶會。茲錄各報消息于后

「中華民國首任副總統選舉揭曉後，當選人李宗仁氏偕夫人郭德潔女士，晚八時應新聞記者集體之請，參加新聞記者假中央飯店舉行之茶會，白崇禧亦欣然光臨，國大代表趙遂初、楊慎修等多人亦參加，李氏應記者之請，就政治改革及就任副總統後如何實現其平日之主張，即席致詞，略謂：「本人競選不僅自己緊張，記者先生緊張，且全市全國之國民都緊張，本人承蔣主席厚愛，多數代表之支持，得以當選，吾人革命五十餘年來，在求實現民主，實施憲政，兄弟是個平凡人，個性剛直，對政治及人生觀點均非像一般舊式軍人，生活習慣，均平民化，因為我是農村子弟出身，雖投筆從戎後，猶不忘記少年時候農村生活，及農民之疾苦。人生最愉快之事，就是天時地利人和之一團和氣現象，家中人常說，和氣生財，這點非常重要，本人所幸與人相處均相安，不僅對自己人如此，即使對國際友邦亦必須互相理解，才能建立永久之和平基礎，不過在國際政局動盪不安之情形下，更要加強努力，才能奠定和平。」

李氏復指出，革新政治應以人民利益為重，李氏稱：為人民謀福利是我之願望，政治是窮則變，變則通，惟今後危機一定一天天增加，今後之困難相當多，但我有信心，要解除人民之痛苦，達到全國同胞之願望，我要輔助蔣主席即服從大總統改革政治，並且克復一切困難，對蔣主席大刀闊斧之魄力，本人素所信仰，改革政治，重在改革政治制度，及政治作風，為政在於行，有部光輝燦爛之憲法，使吾人有所根據，在民主初期，人之要素很重要，未來新政府之人事配合得當，抓住政治革新之重心，一切均可迎刃而解，今後肅清貪污，提高行政效率，自會博得國際之同情，使戡亂迅速完成，建國實現。

李氏最後表示，民主政治基礎在於輿論之充分發揮，故言論自由甚為重要，言論自由自可盡量發

揮輿論力量（掌聲），例如此次選舉及對憲法之討論，均得之輿論界之努力，水勢趨平，任何力量均阻擋不了，堵水不流，一定會被水冲破，（掌聲），民主勢力之強大由此次選舉可見，本人極力提倡報導正確消息，辨別是非，民主力量一天比一天強大，民族前途，光明在於輿論之督促，輿論界實責無旁貸。

李氏詞畢，李夫人應記者之請，答覆渠為何投票選李氏為副總統？李夫人稱：感謝各位為李先生競選辛苦，感謝各位代表投李先生之票，諸位及代表先生為國家而選舉，並非為李先生個人，本人最接近記者，不但想做記者，並且想衝進記者隊伍。李夫人並舉杯祝福謂：新聞事業與民主前途同樣光輝，敬祝各位康健。

白崇禧氏以權威軍事記者身份（按此語係因白氏與記者羣合照而起）致答詞稱：此次李主任首任五十年來行憲之副總統，很多代表同情他，這點充分表示民主勝利，在此民主時代，民主比任何力量都大，必須靠此全面之民主力量，才能成功，李主任這次當選，感謝國大代表，並且還得感謝國府蔣主席。李主任確實不競選要回北平去，蔣主席誠懇要李先生完成競選之任務，由於主席之鼓勵，李先生重新鼓起勇氣與熱情，從新競選，以至達成各方期望。白氏最後報告八十二師長熾共匪一萬五千餘之消息，作為做練習記者之初次供獻後，趙遂初代表發言稱：李氏之勝利為全國老百姓之勝利！最後舉手呼蔣大總統萬歲，李副總統萬歲，李副總統夫人萬歲，老百姓萬歲，散會。」

（新民報及京市各報）

李氏當選後之活動情形，各報記載如下：

李宗仁今日活動

李宗仁當選後，昨日即往謁蔣主席，五時廿分赴甯夏路看于院長，合照相一張，于氏連伸大姆指

叫好，李夫人說：于院長培植後輩。五時卅六分，赴埃及公使館，六時十三分到武夷路孫院長官邸訪晤孫氏，適孫氏外出，僅晤見孫夫人，握手道賀，並相互勉勵今後事業上合作，由孫宅辭出後至何應欽寓邸，何氏因病在家休息，李氏夫婦逕自去樓上小會客室，何氏請李氏夫婦吃台灣產之西瓜，李氏復看程潛、莫德惠、徐傅霖。在程潛寓所談約十分鐘，致感謝幫助之意，十時返官邸休息。

四月三十日 當選後各地之反應

昨日副總統產生後，一般人見面皆以副總統選出了為詞，今日各報使人注目之新聞，為各方致李宗仁之賀電及各地熱烈之反應，茲摘誌各賀電如下：

孫于厓莫諸氏昨電賀字宗仁

陳立夫亦親往祝賀

李宗仁氏膺選首屆副總統，孫院長頃特電李氏致賀，原電稱：「本京大方巷廿一號李德鄰先生勛鑒：選舉揭曉，先生以人望素孚，榮獲當選，翊贊元首，克展宏謨，特電申賀，孫科叩鑒印。」

李宗仁將軍當選副總統後，于院長右任頃致電申賀，原電如下：「德鄰我兄鑒：頃悉先生當選為第一任副總統，行憲肇始，戡亂方殷，輔弼元首，咸慶得人，國家前途，尤深利賴，特電申賀，弟于右任鑒印。」

程潛將軍頃電賀李宗仁氏當選首任行憲副總統，茲誌原電如次：「德鄰先生勛鑒，本日國民大會投票結果，先生得票多數，當選為副總統，羣情欣慰，特電致賀，弟程潛鑒印。」

莫德惠氏電賀李宗仁，將軍當選副總統，原電云：「德鄰先生勛鑒，欣慰行憲榮膺副席，為民主樹良規，丕基永奠，作元首之明輔，薄海同欽，康濟時艱，端資領導，肅電申賀，祇頌勛綏，莫德惠

叩頭。

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昨（廿九）日膺選副總統後，中央組織部部長陳立夫於下午一時一刻前往大方巷二十一號拜訪李氏，並為李氏競選成功祝賀，並與李合攝一影，以留紀念。

李宗仁膺選後各地反應熱烈

紛紛馳電表示祝賀

（本報北平十九日電）李宗仁當選首任副總統消息傳來後，全市懸掛國旗，李宗仁官邸大放鞭炮數十萬響，居民圍觀，紫彩汽車出現街頭，廣播汽車沿街放送，號外之聲，到處喊叫，各機關紛紛致電南京慶賀。市民相互探詢選舉結果，何思源市長，並率市民全體專電致賀，原文如次：「限立到，南京副總統李鈞鑒：期膺大選，翊贊萬機，衆望允孚，國民謹治，謹率全市市民肅電奉賀，俯乞垂鑒，北平市長何思源叩」。又平各界定三十日全市懸旗誌慶，黨政軍各機關團體，決聯合舉行平各界慶祝李宗仁膺選副總統鷄尾酒會，定三十日下午五時至七時假懷仁堂舉行，由市府負責籌備，在平各中央地方黨軍政各機關首長，各團體代表，各大學名教授，在平外國使領館官員均將被邀參加。

李宗仁榮膺副總統，平文教界及平津國立北大、清華、南開、北洋、師院、藝專、體專、平研究院、平二大、金典編纂處、工院等十二院校定三十日聯銜電李宗仁表示賀意。

李宗仁當選為首任副總統消息，徐州中華晚報以頭條刊出，正義報亦出號外，均為市民搶購一空。李宗仁當選副總統，漢口一般反應頗表歡騰，市政府市黨部，並分電氏祝賀。（京新民報）

李宗仁當選首任副總統消息於午後一時許傳抵此間，省會警察局首以摩托車上書「李主任宗仁當選副總統」大橫額。行駛街頭，後小吉普一輛滿裝鞭炮，且駛且放，兩日報號外繼即飛揚市上，商店住戶，爭鳴鞭炮示慶，聲震全城。（中央社）

李宗仁略傳

中華民國首任副總統李宗仁上將，字德鄰，現年五十六歲，廣西桂林人，畢業於廣西陸軍學堂，早年求學時即加入 國父領導之革命組織，後奉命參與革命戰役，曾負傷兩次，民國八年至十年，削平廣西軍閥餘孽，十一年受 國父任命為廣西綏靖督辦，十二年擊破叛軍楊希閔、劉鎮寰、沈鴻英等，奠定兩廣革命基礎。

十三年蔣主席率師北伐，將軍任第七軍軍長，所向披靡，有「鋼軍」之稱，德安之役，擊破孫傳芳主力，國軍進入南京後，孫傳芳猛撲龍潭，乃與何應欽、白崇禧等合力殲滅孫軍，至是國府建都南京，始告安定。

十五年任國府委員兼軍委會委員，繼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兼武漢政治分會主席，時值兩湖共匪叛亂，將軍指揮若定，於短期內即告肅清。

十六年共匪陰謀益彰，李氏即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身份之一，於是年七月與吳委員敬恆等會銜提議消共，一時各方響應，共匪終為全國人民所共棄，奠定其後八年對日抗戰及今日戡亂建國之始基。旋率部回廣西，銳意建設，民廿年以後，與白崇禧在桂實行「三自政策」及「三寓政策」。「三自」即所謂自衛、自治、自給，蓋認定欲實現民族主義，必須先能自衛，欲實現民權主義，必須先能自治，欲實現民生主義，必須先能自給是也。尤以自中之自衛政策，非改變人心，改革兵制不可，乃又創行三寓政策，即寓兵於農，使兵民合一，寓將於學，使文武不分，寓徵於募，以行國民義務兵役制，由此三自三寓政策，連帶而及於準備剿抗。辦理地方事項如調查戶口，丈量土地等，均次第實行，成績斐然，中外咸譽廣西為中國模範省，將軍之政治才幹，至此益為國人所景仰。

氏自民國廿年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後又特派為湘桂黔邊區剿匪總司令，廿五年九月，任廣西綏

靖主任兼第五路軍總司令。

九一八事變起，創導抗日，亟起救亡，廿六年抗戰軍興，氏與白崇禧將軍力排衆議，毅然自桂聯袂入京，共赴國難，旋即以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坐鎮徐州、台兒莊之役，殲敵精銳部隊礮谷板垣兩師團，使國軍得以部署武漢外圍堅強之防務，同時建立舉國人士抗戰必勝之信念，中外輿論，咸對李氏彪炳戰績，致其盛譽，此後七年，率部作戰，迭建奇勛。

勝利後，任北平行轅主任，以迄於今，更能於軍政上表現穩健開明作風，將軍實堪稱爲老成持重。深謀遠慮之文武全才。

李氏曾於三月卅日在京發表競選副總統之政治主張，略謂：全國才智之士，若均能團結一致，努力推行民生主義，實行耕者有其田，與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之主張，同時并全力以求民權主義之發揚，則共產主義當可自滅；外交方面，倡導勵行獨立自力更生之政策，發揮自力自主之精神，提高人治之效率；內政方面主張廣羅各方賢能，厲行法治主義，裁撤駢枝機關，健全文官制度；經濟上更應清算豪門資本，勵行財政監督，改革幣制稅制。

將軍出身農家，故秉性樸誠，而不以名利爲念，幼時家境清寒，嘗助家人工作於田園間，故深知民間疾苦，稍長，又曾充任中學教員，嘗試過教書清苦生活，在軍隊中由下級連排長做起，追隨國父暨總統蔣公出生入死，艱險備嘗，故能深切了解軍中下級生活之困難，故數十年來雖統軍執政，但從未改變其簡單之平民生活方式，渠亦自信當選副總統後必能輔佐元首，實行民主政治，貫徹民生主義，爲全國大多數人民謀最大之幸福。

一般評論

國民大會之成就

此次國民大會之重要職權，在選舉總統與副總統，今已順利完成，從此步入憲政大道，良用慶慰

，而總統被舉者為蔣中正主席，副總統被舉者為李宗仁主任，尤稱雙絕，堪盡代表之重大責任。

國家在完成抗戰勝利之後，百病並發，紛亂無能之狀態，已無法可以紛飾，人羣對現狀之不滿，已非使用統制壓力可以收效，而欲打開此種不合理之政治現狀，亦殊不易。

此次大會使勞苦功高，安危所繫之蔣中正主席，正位總統。使履助主席匡奠危局之李宗仁主任為副總統，誠為國家民族之一大幸事。

李主任今日已為主席之惟一評友，當選之後，必能常川駐京，日近日親，達黨人之意志，通民間之疾苦，而回復政府過去革命之精神，亦為李主任追隨主席後能之，故此李主任當選副總統，不僅為民主勢力之抬頭，且為蔣主席完成後期革命事業之一大助手也。（南京日報社評）

祝李宗仁先生當選副總統

——並展望政治的革新——

迭生波瀾的副總統選舉，終於在昨天獲得結果了。昨天國大舉行第四次副總統選舉，李宗仁先生以一四三八較多票數膺選。至此，國大的任務可以說已全部終了。消息傳來，大家不僅為李宗仁先生膺選歡欣，而且也為國大的順利結束興奮。

大家都知道，李先生是一位雄才大略，運籌帷幄的將才。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他出師廣西，南征北討，抗戰時候，他更親臨前綫，指揮作戰，對國家民族，都有過很大的貢獻。他現在既膺選為副總統，當然更能夠發揮他優越的軍事才能，輔佐總統，以求得戡亂戰事的早日獲取勝利，李先生在競選副總統之初，他就把自己比作「革命者」，說過：「政治改革。宜由中央着手，當選副總統，即可翊贊中樞，完成憲政大業」的話。他是主張「政治需要革新運動」的，二十八日他在歡宴部份國大代表時說：「政治改革，應從人事着手，應該起用新人」。中國的政治二三十年來老不進步，癥結就

在於人事上不能去舊用新，李先生主張起用新人，就給中國政治的革新帶來一線希望。

也許有些人認為李先生是一位軍人，只能馳騁疆場，對副總統這一個職位，總有點不大適合。其實，李先生不僅有將才，同時有政治家的抱負和風度。他能接受別人的批評，官僚習氣不太重，態度誠懇，作風開明。在上一次華北學潮中，他採取和平容忍的政策，接受各方面的輿情，終於使一椿轟動全國的大學潮得以煙消雲散，而獲得舉世的讚頌。一位軍事家能有政治的頭腦就不容易了，何況李先生更有像政治家一樣的政治頭腦。

在中國談政治改革，光有理想，有計劃是不行的，因為中國的舊勢力，阻撓革新的舊勢力太根深蒂固了，大家都想維持既得的利益，而忌談改革，害怕改革。如果改革者沒有改革的決心，沒有驚人的魄力，一定要知難而止，半途而廢。十餘年來，朝野無數次洋溢着改革政治的呼聲，而始終有頭無尾，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李先生卻不是一個空喊的革命者，由過去很多事情可以證明他敢說敢為，有決心，有魄力。他既主張政治上要用新人，大加改革，他就一定能夠輔助總統，破除情面，而選賢與能，使得政治上的耳目一新，氣象一新的。

李先生的主張，我們已聽過了，李先生當選為副總統，我們也知道了，我們在祝賀李先生膺選副總統的時候，只有一個希望，希望李先生趕快襄助總統，把中國的政治大刀闊斧的改革一下。

摘錄湘中華報社論

李主任當選副總統

慶祝的意義與光明的展望

昨國民大會副總統選舉會，李宗仁先生以一四三八票當選中華民國副總統。我們昨天已經濡筆以待慶賀憲法上第一任副總統的產生，今天願更申述慶賀的意義。

李先生今天當選副總統的消息傳至北平時，市民狂歡，大家爲國家得人慶，這決不是偶然的，數十年來，李先生追隨國父與總裁，革命抗戰，無役不與，他不僅是民國最好的副總統，亦正是總統的最好輔佐，正如他自己說：「今天將襄助蔣總統，克盡忠誠，爲民服務」

我們固然爲李先生當選副總統慶，抑更爲國民大會的成就慶。依照憲法第二十七條的規定，本屆國民大會可能行使的職權，就是選舉總統副總統。此外，依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的規定，得依一定程序修改憲法。本屆國民大會通過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案，雖在本質上係臨時的，而在此期間，此項臨時條款，與憲法有同等效力，故一切程序，均係依照修改憲法的程序。而此項條款又正足以適應國家當前的需要。這顯然是國民大會最大的成就。所以，在總統副總統選舉完成以後，即爲本屆國民大會在此次集會期中完成其神聖的使命感的一大標誌。

我們於歡欣鼓舞之餘，願更致殷切的期望：今天總統副總統均經選出，自將迅速完成民選政府的組織。同時，目前當務之急，顯在剿匪作戰。國民大會既已完成其神聖的使命，各代表，尤其是負有軍政重責的各代表，必然迅速的回到他們各自的崗位上去，陳力就列，宏茲民治。相信各代表攜回的朝氣，即爲振作士氣齊一民心的決定條件。我們準備以剿匪作戰的凱歌，來迎接國家的新生！

（摘錄平華北日報社評）
余身心鬱鬱已多日，今日小作郊遊，聊散積悶，並至湯山沐浴，深感唯有在原野始能呼吸新鮮的自由空氣。

五月一日

正理被曲解、為同情鳴不平！

自國大召開以來，余每晨九時前必遍閱本市各報及各地重要日報，見南京日報載有「爲良心呼籲

被曲解，妻子爲丈夫鳴不平。」一文，讀後始知爲內子所投稿，此稿余在事前毫未知悉，否則當阻止矣；姑錄於此：

「為良心呼籲被曲解」

妻子為丈夫鳴不平

編輯先生：爲了一個啓事被曲解，被誤會，使得與我共同生活的人類喪灰心，惴惴不安，做妻子的能爲他說幾句話嗎？可以說的話，請你爲我披露——這也是人民的呼聲！

首先說事實：

廿一號深夜他（朱光正）埋首疾書，爲了他剛割盲腸而未收口的身體，我勸他休息，被拒絕了，好奇心驅使我究竟他寫什麼呢？拿起來看，是「南京交通服務社全體員工以平民身份至誠擁護李宗仁先生競選副總統特備專車免費迎送國大代表至國民大會堂投票啓事」看完啓事，我阻止他刊登，阻止的理由是爲了家中並沒有這一筆廣告費，他發怒了：「你懂什麼，沒有錢，沒有錢，這是良心話我要說出來，我要犧牲金錢來擁護值得擁護的人！」我默然了，是的，爲了多難的國家，在實行民主的今天，一個平民爲着正義，熱忱而發出呼聲，來擁護所愛戴的人，爲什麼不可以呢？何必在金錢上打算？再想我們與李宗仁先生絲毫不相識，也決不會引起誤會的，第三日（廿三）這啓事在新民報刊登了，他多興奮，人家告訴我：「被人民選出的代表，是真懂得民心的，民意測驗李先生票最多，今天來社裏要車投李先生票的國代先生也很多！」

到底誰懂得民心？廿五號中央日報的號外出來下，竟說：「因交通服務社的啓事而引起國大代表及一般社會的詬誶，孫科繼李程後也棄選。」

終於被曲解了，爲了中央日報的號外，李宗仁競選委員會也來一函，查問啓事是受何人指使，或

是招攬生意的廣告，要回答，要不，將依法訴究。

在極度刺激下，他回復，祇說「被誤會了，甚表遺憾」。我沒有話說，也許是我太愚鈍沒有想到這啓事引起的糾葛而沒有堅決的阻擋他，可是在非議的今天，我要爲我最熟稔的人來回答李宗仁先生競選會「那是受良心的指使」。

誰能告訴我：能做好人？誰能告訴我：真正的民主在那裏？

爲了衷心的欽佩，愛戴而有所表白的平民，不但被別人誤會了，也竟會被當事人誤會了。是不是因爲李宗仁競選會的委員先生們不認識朱光正就也敏感：「到底誰指使？」也許更敏感：「有所要求吧！？」

這樣：從此一個老百姓再不敢開口了，老百姓是不配與達官貴人相識的，因爲不相識：所以就是欽佩某人的爲人作風而愛戴，來坦白的表示也不可能，因爲這一定是有人指使，這一定有其他用意，難道就沒有想到世界上還有良心，可能指使善良的人。

好了，也許我說的風牛馬不相及，因爲我學識太淺，但是迫於正義，我把要說的都說下，就算是爲了表白，爲了「好人難做，良心將被泯滅」而失意的丈夫，我該私有的爲他辨正，

敬祝

撰安

朱王氏敬上

x x x x x x x

朱夫人：接到你的來信，深感賢伉儷熱情的可佩！最近李夫人孫夫人，多積極爲丈夫競選，活躍空前，已大開婦女參政的好榜樣，你爲丈夫講幾句話，那當然更應該，而爲我所歡迎，所謂民主，我總認爲基本原則，就是有話大家講，尤其我們素甘沉默的女同胞們，我更希望她們大胆踴躍發言，妳

們對中國民主前途負二分之一的責任呀！但是你不必為此啓事糾紛而沮喪，因為各有各的立場與處境的困難，我『不能太主觀，也得想開一點的！對不對？』

——編者——（南京日報）

全函充溢憤慨情緒，惟缺少理解力，更缺乏丈夫氣，僅知洩個人之抑鬱，我不能認爲是共同生活的人的意見，這是同情者的共鳴！

連日心神勞瘁，飲食銳減，各地不少來信，代收人皆未逕送余處，因恐刺激余之神經而影響病體也。

首屆國民大會於今日上午十時卅分閉幕，蔣主席親臨主持。

各地報紙，均以慶慰語調，盛贊蔣主席當選總統，李主任當選副總統爲一大幸事。

李宗仁應社教機關團體之請，演講「行憲施政方針」表示擁護蔣總統，遵循民意，改革政治之抱負外，略謂：

「現在中國是一個講人情，講面子而不守法的國家，只要有私人的關係，就不管你是有能或無能，都可以官高爵厚，暢所欲言，無法無天！那怕你是阿貓阿狗，都在所不問，政治如此的不上軌道，撥亂如何可以成功？難道士兵就只是爲富人而拚命流血的嗎？再看看有錢者，現在既不出錢，又不出力，撥亂如何可以成功？所以現在已到了非變不可的時候了！所謂窮則變，變則通，變了才有辦法！抗戰時大家「以不變應萬變」，其不變即不投降，不屈服，而現在的政治問題則已經到了澈底變革的時候！李氏演講至此，台下掌聲尤爲熱烈，李氏繼強調三民主義的民權與民生的重要，尤對民生主義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闡述更詳，并且他更認滑了撥亂不是一個純粹的軍事問題，而根本還在政治，時他更表示對民主與真理的信念。他說真理與民主一定會得到勝利！最後他表示他自己的態度，他說他絕無成見，不武斷，不偏私，對外國人，不驕不詔，絕對接受別人的好意見，所以地無分南北，人無

分文武，尤其教育界新聞界都願意支持他，這是絕非無因的，並且他更認識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正與顯微鏡一樣，好壞大家都很清楚，這也就是中國民主前途光明的保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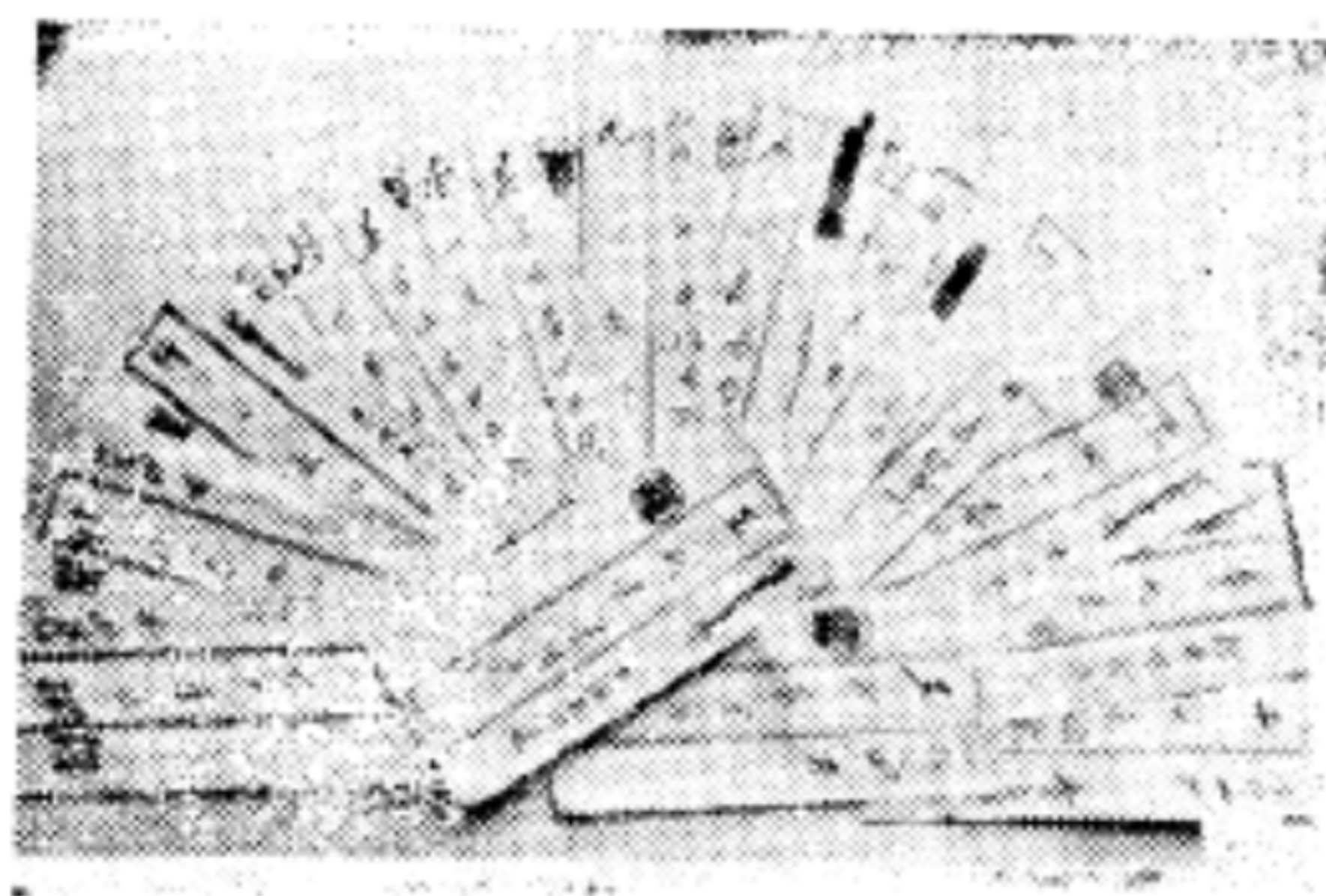
今天還感到一件奇怪的事，郵局退給我不少無頭信件，這些信，都是寄給國大代表的，拆開裏面看，什麼東西也沒有，祇是用鉛印的一張紙——我廿三日登載新民報的啓事全文！這是何人所爲？我遍問同仁，他們都回答說沒有，不論什麼人做的，我都不願追究，倘若不是郵局退送給我，那我就根本不知道有這樣一回事，這仿印的人用意何在呢？套出四月二十六日南京日報特寫中的問話。「擁李

」還是「倒李」？中央日報和國民黨某權威指此啓事爲幼稚宣傳不值一笑，那麼他爲什麼要花費這一筆（不值一笑）的代價來這樣做呢？

上海鐵報載余之脫黨新聞

朱光正一怒脫黨！

在副總統競選的過程中，南京交通服務社總經理朱光正，曾在二十二日的新民報上，刊載擁護李宗仁競選的啓事，不料竟引起了軒然大波，二十八日本報所刊「副總統競選風潮的剖視」一文中，已詳記其事。朱光正這一則啓事，結果竟是兩面不討好李宗仁的助選團甚至也致函朱光正，責問他用意何在。朱光正在懊喪之下，遂一怒在報端刊載廣告，而宣告脫離國民黨，除上書蔣總裁，並繳還特字八六二七六號黨證外，連南京市黨部民衆運動



上圖爲退來一部份之信件

委員一職，也已經辭去不幹，藉以表示他的「灰心」了。

（自南京寄）

言余灰心，其實我決不絲毫灰心，惡勢力祇有增強被壓迫者奮鬥的意志，說黨是要進一步為國家社會求民主奮鬥的決心。

落選的孫科、程潛，積極的為建國協會，憲政協會而努力成立，民選國大代表，亦籌組民主協會。

孫科昨發表演說

闡述建國協會成立旨趣

孫副主席發起組織的建國協會，昨日續有二百餘人簽名參加，合前日參加簽名者，共有一千六百餘人。昨晚六時，該會全體會員張知本，馬超俊等，假龍門酒家歡宴孫科副主席。孫氏夫婦于七時到會，孫氏會就組織建國協會宗旨發表長達三十分鐘的演說，孫氏稱：本人參加副總統競選，是抱定學習民主的決心，成功失敗不足介懷，中國幾千年來，可說沒有實行過民主政治。現在，行憲開始，要建立新中國，但行憲要有力量，建國協會的組織，就是行憲建國的力量。

有人批評建國協會空洞，沒有鮮明的宗旨，這是不對的，建協的宗旨就是實行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不是一個理想，而是要實現的方針。民國建立三十七年，但三民主義仍未實行，現在我要重振精神，再來一次國民革命，建國協會的組織是一種新力量，是要加強國民黨的組織，革新國民黨。國民黨一切主張大綱，就是我們的主張大綱，所以，我們無需另起爐灶，提出其他主張和大綱。建國協會的組織，也會獲得蔣主席贊許，建國協會同志們今後的責任是立即行動。

最後，孫氏強調中國得天獨厚，只因人謀不臧，造成文化政治的落伍。並勉勵諸代表回到各省後，立即組織建協分會，學學蘇聯建國精神，完成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憲政協會成立

擁程國代五百餘人參加

昨爲國大閉幕之日，中國憲政協進會之組織亦適時產生，昨下午六時假中央飯店孔雀廳舉行成立大會，到兩湖及川豫等省國大代表五百餘人，張蔭梧主席，劉文島報告籌備經過後，即由程潛氏即席致詞，強調該會成立之意義爲發揚民主精神，協助憲政實施，促進政治改革，以完成戡亂建國之大業，嗣由趙恆惕等人相繼發言，亦一致強調同人應在程主任領導下，精誠團結，革新政治。隨即進行討論會章，修改宣言，宣言中該會對當前國是提出如下之主張：一、在國家利益及憲法原則之下，擁護戡亂建國之國策，要求憲法中人民之權利，獲得確切之保障，要求憲法中之基本國策，切實執行。二、無論中央地方，不分黨派，起用賢能，並澈底革除貪庸份子，重振政府之威信。三、獎勵作戰有功部隊，改善士兵生活，起用抗戰有功將領，儘可能增援東北華北及華中前線，迅速號召賢能，組織地方武力，並予以裝備。四、實行財政人事及制度之大改革，剔除中飽，徵收財產稅同時禁絕一切攤派，徵用國外存款，以爲改革幣制基金。五、取締豪門資本之壟斷，促進輸出，對於外銷物資及民族工業絕予一切可能之便利與獎勵，吸收游資，僑匯及外資，建設華南。六、在憲法原則下扶助邊疆地方自治事業。七、確保公教人員生活及待遇，獎勵學術研究之自由。八、在不刺激不屈服原則下維護國際和平，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在聯合國機構下，促成東亞各國之團結。該會會員皆以此次擁護程潛競選副總統之國代爲主流。

民選國大代表籌組民主協會

民選國大代表於今日下午二時在中央飯店孔雀廳舉行集會，到代表二百餘人，由盛紫莊、馬文車

、顏澤滋三氏分任主席，報告過去工作情形，情緒極爲熱烈，嗣經決定發起組織「中國民主協」會，並推籌備委員十九人，負責籌備該會，一切進行事宜，各省市亦推定一至三人負責組織分會，京滬各大學教授及過去參政員，立法委員，社會賢達等亦聞有多人參加云。

五月二日 不斷的慰藉信件

勉勵我要做火把、做閃電。

本日接李宗仁先生競選會的一個義務幫忙者，蘇先生來函，據信上說：是二十九日開票後兩分鐘寄出的，照理我可於當日收到，最遲也應于第二天收到，怎會延遲到今天的下午才收到呢？信封上蓋滿了不同日子的郵戳，共有十一個，這不能不算是一件稀奇的事吧！這不得不叫我疑心是否受過人家的檢查吧？蓋自余脫黨後，曾使一部份特工人員，大爲忙碌，他們摸索中儘量懸揣，我的所作所爲，好在我心裏坦白一切都不畏懼，不過近日人心險惡，小人的毒辣，也使我增加了內心的不舒服，蘇先生的來函是這樣寫的：

「朱先生：

先後讀到先生在新民大公二報的（啓事廣告）覺得無限的激動，悲憤和沉痛。我是李宗仁先生助選團裏於義務幫忙工作的一員。我讀過的宣傳刊物中，沒有再比先生那一份「廣告」，令我更深的感動。尤其我看見「員工」兩個字，幾乎使我落下眼淚來。嚮頭巷尾，誰不與先生一樣，抱着如此的希望與熱情？

然而，有人說那啓事是宣傳，而且是惡意的宣傳，有「問題」的宣傳。先生也感到「好人的難做」。不，先生，好人雖難做，甘地死在暴徒的手裏，但我們還得選擇這一條路。「解釋」讓他們去解

釋吧！也豈他們這一種解釋的本身也才真正的有一「問題」。我相信我這一懷疑並不是直覺與膚淺。

這一封信，我希望先生讀到了，得到些微的慰藉。這種溫暖，先生可以在千千萬萬的同情者與老百姓中得到。至於李先生競選團給先生的那一封信，想也是一時的不得已而且張惶無措中偶然誤會而已，請不必太難過。

在這暴風雨的黑夜，我們要做火把，或則要做閃電。

在這一生中，永遠的要做好人。

讓魔鬼們圖法，不過，希望好人們活着。

李先生說，他想自殺，但沒有勇氣，同時因為爲了老百姓，他還要活着。他，是一個好人。祝福他競選成功。

最後，以赤誠的心，同情先生的遭受與貴社員工珍貴與純潔的初衷敬祝

康健

（開票後二分鐘寄出）

蘇××上四月廿八日

我的復信略謂：

「蘇先生：

謝謝你的慰藉，其實我並沒有絲毫的難受，爲着擁護人民所理想的人物競選成功，縱遭遇任何誹謗、刺激，或者是犧牲，我內心都是快樂的，君不見，歷史上有多少是爲正義而不惜死去的嗎？

李先生勝利了，證明我事先判斷並沒有錯，這使我足夠自慰的了，關於競選團給我的那封信，我更不會難受，他們應當那樣處置，說不定也許會誤解我，因爲我與李先生和他們都是根本無關，他們怎會相信今天的社會，還有真正爲民主而不願犧牲的人民呢！互相猜疑，各不信任，本來也就是中國政治上的最大致命傷！

近幾天來，我埋首寫作，人民對李副總統的期望，假若不是大病未愈的身體，在這一星期內，我想說稿付印，內容是簡括副總統競選的浪潮，人民渴望李副總統將來為他們作些什麼？及全國所發生的反應，這本書要付印的理由是，各地友好要我將這回事的詳細經過告訴他們，為着節省時間，給他們一個總答復，再因為四月廿三日我登的啓事，至新民報欲購這張報紙的人特別多，其中多數人是失望，為着滿足這些關心的先生們，我不能顧及其他的阻力而發行這本書。

中國國民黨如再不刷新作風，黨運的前途是相當危險的，這一次的競選，不應當拿同志來開玩笑，都是黨員，都是國民，何須厚彼而薄此。詭計既失敗，更不應當來嫁禍在旁人的身上，上月廿七日我憤而脫黨，這並不是灰心，是以至誠希望黨內的一些頑固份子有以警覺和革新。

自廿三日啓事發生浪潮後，我精神上的確受了不少痛苦，誠如李先生的慨言，擁李的人都是共產黨？說起來也實在够人痛心！好在我心是光明的，所行是正直而坦白的！

不少特工人員奉命來看我，調查我，這是說：人民不應當說正義的話，說過即會有麻煩來找你，奇怪的是一般特工人員，他們都很同情我的遭遇和內心的苦悶，他們已深深地感覺到黨的作風也使他感到灰心，他們也不願隨意打擊好人，據實的報上去。

我慘淡經營的幾種社會事業，說不定也要受到打擊的命運，因為今天這一個可怕的黑暗政治，凡是不滿意他們的，即利用老百姓的血汗所養成的爪牙來打擊你，摧殘你。

好人本難做，我依然要永久地作下去，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明天還是如此，一直到我死去的時候！

為着正義，為着以平民身份來督促政府，我不會灰心的，我祇有更勇敢地永遠站在魔鬼們的前面，和他們相持，要為自由自由的生，慷慨慨的死！謹復，祝你

健康！

朱光正復上五月四日

瀋陽黃先生的來函：

「光正先生：

聞名思慕，想往之至，此次副總統選舉一事，先生備受李孫雙方指責，究其原委，則在先生未能把握現實，及無被利用之背景故耳。××乃東京帝大畢業，拜嘉先生志尙，同情先生作風，願助先生展大志，揚眉吐氣於他年請組××廣徵博引，決定綱則，以爲共信互守之準繩，雛形若具，鴻展之期不遠矣，如有商討，當來京研議，專此候復，即致

時綏

黃××上」

復函如下：

「××先生：

大函拜悉，此次擁李競選，旨在爲國荐賢，良心如此，當不作任何打算，至引起風潮者，此乃國民黨內互相猜忌可恥之反映暴露，今日中國社會漆黑一片，本不許正義抬頭，光正爲國，不惜生命之犧牲，對此次所引起之一般攻擊，並未如何介意，辱荷

閣下於數千里外來函關注，心感至深，憶自奮鬥社會以來，經年屢月，所受者，乃惡勢力重重之壓迫，所獲者，乃加深吾人奮鬥之意志也。僅此復謝，敬祝

大安

朱光正拜復」

類似這樣的慰藉信，我收到約七十餘件，不及一一刊布，特此致歉！以上兩函，原寄信人的真名，既未徵求其同意，故未便發表。

附記(一)

盼蔣大總統用新人行新政

在國民大會召開，選舉總統、副總統，依照憲法實行民主政治的今天。萬象皆應更新，人民都該鼓舞。但是，由於舊人調任的內閣，及一部份豪門把持的立法院影響的結果，人民都大失所望。由於對內閣和立法院的失望，所以對總統副總統的信仰也因而減低。讀抗戰初期陸海空軍蔣大元帥告誡整飭軍風紀的通令有載：「國土有失，不難收復，倘民心離背深用隱憂」，至今思之，誠令人有不勝感慨！

今天國勢的危急，遠勝抗戰的初期，抗戰初期雖然強寇的鐵蹄所至，國土相繼淪陷，但軍民均抱敵愾同仇，抗戰必勝的決心與信念，所以雖八年之艱苦而終於勝利。今天則不然，民心背離，士氣消沉，這種現象之產生不是政府出師無名，或戡亂建國的目標失確所致，乃是由於豪門奸商，官僚貪污之狼狽為奸，這是顯然的事實誰也不會否認的。

今天絕不能再抱諱疾忌醫的心理，明知共匪的禍亂豪門的為惡不可忽視竟忽視了，廣大的農村，多半為共匪盤據，不願受其荼毒的人民相率集中在都市。我們知道，鄉村是生產的地方，都市是消耗的所在，抗戰之所以能够持久而終獲勝利，是雖失去了點線的都市而乃守住了廣大的農村。現在的情形恰恰相反，我們不能不加倍的警惕！

今天經濟的極度紊亂，物價暴漲，民不聊生，其最大原因是生之者寡，食之者衆，今天農村的物資，一部份為共產黨所佔據，一部份受共產黨的擾亂而失去了生產的力量，僅有一點物資流入都市，又為官僚資本豪門資本所收買囤積，高價賣于無力購買而不得不買的人民，在此情況下物價焉能不

瘋狂上漲，政府既無改善之方，而又缺乏懲辦豪門官僚奸商的勇氣，至使富者益富，貧者愈貧，目前各地的搶米風潮，是顯見人民已至挺而走險的一途，我們不能不認為這是內在的絕大的隱憂，爲着有效制止共黨的稱兵作亂和一切欲奪取政權的藉口，並安定人民的痛苦，我們惟有望賢明當局不能再以一味揚湯止沸的粉飾敷衍，如不能拿出大刀闊斧正本清源釜底抽薪的辦法，誰也不敢斷言國家前途是樂觀的，戡亂是勝利的。

這種大刀闊斧正本清源釜底抽薪的辦法是什麼？很簡單，祇要蔣大總統拿出至公至正的決心用新人行新政，一面解決中共的作亂，一面格殺作惡的豪門官僚。因爲顯然的事實已經證明，解決共匪單靠軍事是不行的，若不起用新人施行新政，而望早日完成戡亂的任務，那不啻是緣木求魚，畫餅充飢。

所謂新人是指有抱負，有正氣，有良心，有才能敢作敢爲的志士，而不是豪門顯赫官僚一類的人物。

中國歷代之興衰敗亡，莫不視最高者能否禮賢下士爲斷，因中國傳統的習性是有才之士多半藏器在身以待其時，若時至而動則能成絕代之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所謂時至者即是在上能够折節而求下之謂，今天雖然高喊民主，但由於豪門官僚的孤傲自恃，那裏還肯折節下人，到處懷才不遇或守道藏身之士正不知有多少，所以要想挽救中國當前的危機，惟有蔣大總統力排羣小，大開迎賢之門，然後方有以致之，所謂大開迎賢之門者：並非以一二無關緊要之機關爲少數人安插職位之所也。

人民今天最痛恨剝奪他們的切身利益及助長共匪禍亂的豪門官僚，但是豪門官僚扼據權要，除了蔣大總統痛下決心外，人民有何辦法？雖然中國今天有國法，而國法是對老百姓而不適用懲治豪門和官僚，不過設若有一天人民實受不了而起來執行自己權利時，則已不堪設想了！

爲着激士氣，平民憤，爲着提前結束戡亂的軍事，我盼望

蔣大總統借少數豪門官僚的人頭來挽回已失去的民心。

李宗仁將軍此次競選副總統能獲勝利，就是以清算豪門資本革新政治而受人民的擁護，他今天固然還沒有來實行他的諾言，以此亦足見民心之所趨，我們不能不以此提供蔣大總統的參考。

今天的環境，不但要拔用新人，且更要信任新人惟有拔用新人信任新人，然後才有新的政治表現。

時迫矣！事急矣！決對不能再遲疑了，蔣大總統向以英勇果斷而譽滿天下，今天實在是當機立斷的時候。

附記(二)

最後向李副總統進一言

「今日將襄助總統，克盡忠誠，爲民服務」政治改革，應從人事着手，應該起用新人」李先生：這是你自己說的。

自李先生當選副總統後，各地民衆狂歡，深慶得人，這是民衆對李先生的期望和擁護。

專制時代，人民是要澈底服從君主，民主則不然，今日大總統副總統乃是人民的公僕，須轉變來服從民意，如求民意之伸張，應鼓勵人民自動敢向當道批評與建議。

簡明的說一句，人民要與政府作真正民意之爭，政府要俯順民情，二十世紀之今日決非任何政治壓力可能克服民心，強制民意！

這本小冊子，是民衆對此次競選副總統熱烈擁護的史實，就是說，人民目視今日腐化的政治，內心不但苦悶，且已由失望而感到絕望，也就是說，我們要求改革已至不能再忍耐的時候，

緊緊着民心的蔣公，「大總統非他莫屬」，然而總覺得獨木難支大廈，隻手不可以擊天，在這政治一團糟的國族危亡關頭，對於這一個副總統的選舉，人民萬目注視，豈能輕易放過，故人民不惜傾全力以與腐惡勢力爭鬥，這個過程中，包含着一幕幕可歌可泣的事實。

今天中國依然是「官國」，那裏有什麼「民有，民治，民享」？總理有靈，豈能不在九泉痛哭！李先生也是官，但總算與人民尙未脫節，人民對有抱負，有熱忱，做實事，有勇氣的人物，惟有以熱烈和虔誠的內心來擁護來支持，從這次副總統的競選情形看來，民意終戰勝了官僚？這委實是民國成立以來空前第一次的民意抬頭，人民興奮之餘，更加强了爲民主而奮鬥的信心。

緊張的競選一幕過去了，人民並未辜負李先生爲國奮鬥苦心，今天人民昕夕所盼禱的，便是李先生如何實踐他競選時期的諾言，是的，也許李先生今天的環境，較之担任北平行轅主任的時期更苦悶，更無以施展其才，說不定處處有牽制，有掣肘，由苦悶而步入消極，由消極而步入離開了人民。

我們要忠告李先生和中國每一個大員，今天一個政治人物的幹部，不是武裝，而是人民，不是物質，而是民心，誰違背，誰即沒落了他的政治生命的延續，與民意打成一片，是今日從政者的不二的法門。

人民自己已深深的覺悟，爲着挽救自己當前的劫運，是不應許官僚們再去打擊有抱負革新的人物爲着了國家，爲着了我們的元首蔣公，爲着四億五千萬人民，今日的「李宗仁」唯一的出路，祇有大刀闊斧，針對現實以全力去幹，旁觀的老百姓是清楚的，他們不惜毀家赴難來幫助有正義感的人，雖然現在政治依然是黑暗的，但黑暗的背面即是光明。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日于南京

附記 (三)

李宗仁會逼宮嗎？不會：決對不會：時間之神已慢慢的揭開了無情的鐵證，而且愈長愈能證斷得真切。

費了一個不長不短的時間，搜集這本冊子前後的材料，挂一漏萬，在所難免，惟筆者編著的動機是正義也是事實，內容當然缺乏藝術性和推諉性的字句，但筆者不希望讀者諸君當作文藝一類的小說，而希望讀者的是懷着探求一段民間正義的故事，我要再強調「這是人民的呼聲，這是時代的反應」，所以文字方面力求平淡通俗，因為是記實而不是文章，想到就寫，也未思索什麼字句應常用文言？什麼字句應常用白話？因為這是是非的辯白，沒有透過了絲毫聲色貨利的誘惑！

國勢已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候，大局的挽回殷切的期待着非常的人才，我們懷着誠摯的心情，希望蔣大總統能信任新人，更希望李副總統能提早實行競選時的諾言，假使真能如此，則這本冊子的編著，並未失我們的犧牲和筆者的苦心！

附記 (四)

奇門課：

一個人到了神經極度緊張時，有時便會想到「命運」兩個字，雖然：這是一個不可靠的信任，但是不少人是信任這些的。

四月二十六日晨，是副總統競選僵局的第二天，煩悶之餘帶着試驗好奇的心至中央飯店一清相士處，占奇門課，是時伊適投案為程潛先生推算八字，少停：為余解所占之課，課為月泰山詢余所問何

事余僅告爲幫一個不認識的人作一件事，業經有所舉動，想不到竟惹出意外風潮，問課目的，是欲知風潮對此人有利抑有損，伊解答曰「此人宛如明珠埋土，鬱鬱不得志已久矣，倘無風撥開塵土，則明珠難見世人，如已見風潮，對其幫助極大」茲記月泰山課于后

「明珠久埋土，無光到如今，突然大風至，撥雲見光明」課後，一清相士曰「此卦特異，先生能否據實以告我或能爲先生多作解釋」余乃告之，致引起大地週刊之一段報導茲錄該刊末段于后。

「三十日一清爲求課中真理之實現，並關懷副總統之選出問題，離開問事室，去聽國大播音，忽又值王參謀長（程潛先生參謀長）及馮處長，二人相詢何人當選，一清乃告以朱光正起課事，並肯定言李宗仁決可當選，王馮笑謂兩小時後即可實現，後李公果獲選。

余特爲附記者，以更正該刊所報導謂余二十二日曾前往卜課者，想係該社採訪先生採訪失實也。

排誤校正

- 第16頁18行39字「敗」誤爲「敢」
- 第51頁15行26字下漏排「中央日報號外指」七字
- 第51頁17行第一字「主」誤爲「一」
- 第51頁17行44字「真」誤爲「，」
- 第55頁第1行25字「吧」誤爲「嗜」
- 第56頁17行第11字「段」誤爲「般」
- 第69頁第10行第23字「竟」誤爲「意」 第39字「錢」誤爲「鏡」
- 第73頁第4行第16字「因」誤爲「同」 第40字「氏」誤爲「蔣」
- 第13行第30字「正」誤爲「之」
- 第76頁第8行第10字「李」誤爲「宇」
- 第77頁第3行第12字多排「並」字應刪
- 第85頁第18行第44字多排「時」字應刪
- 第92頁15行17字「謹」誤爲「僅」
- 第97頁第1行漏排「李宗仁會通宮嗎？」 97頁第17行第12字「扶」誤爲「投」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初版

發行者 南京廣播新聞社

編著者 朱 光 正

版 所 翻 必
權 有 印 究

△各大書店均有代售▽